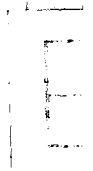


抱經問集

847.8
768.



847.8
768



抱 經 關 集

本傳

馮驥聲，字少顏。梅峽人，資質穎異，嗜學勤劬。自少好徐庾王楊之文。李杜蘇陸之詩。才氣卓犖。早有時名。赴試粵垣。遊觀學海堂。慕侯君謨、林月亭、曾勉士、陳蘭甫諸先生經學。購經解數百種。載書歸瓊。閉戶潛研。無間寒暑。由江戴段王之經說。以尋繹漢儒之訓話。無不互相發明。故說經以許鄭宗。思著說文音義通考。以證明許民之古音古義。轉尙書古今疏證。以爲闡明鄭氏之注義。置數冊案頭。隨見隨錄。其志願宏矣。同治登酉。以拔貢廷試。會同年於京師。梅州黃公度。學識冠時。諸同年少許可。驥聲出詩稿相質。歎爲異才。深相結契。由是才名大著。其留心先賢著作。在京訪求丘海二公全集。得明刻本。携歸校刻于瓊臺。並輯一公年譜。表章先賢。不遺餘力。創建研經書院。以經史詞章課士。瓊人群趨實學。自驥聲倡之。屢試秋闈不遇。人咸笑之。謂爲讀無用之書。學雖淹博。而時藝不守繩尺。安

本傳

60987

抱 經 閣 集

本 傳

二

能博取科名。詎知經術深沈。發爲文章。更非時流所能及。辛卯果領鄉薦。羣疑始釋。惜年已五旬。讀書過勞。宿病俱發。未赴春明。遽歸道山。士林惜之。著有尙書古今文疏證十六卷。毛詩疏證。說文音義考。尙未成書。丘海年譜。抱經閣詩文集十二卷。

抱 經 閣 集

目 錄

經 解

曰若稽古堯典

文思安安

光被四表

格于上下

克明俊德

辯章百姓一作便章百姓古文平章百姓

協和萬國古文協和萬邦

於蕃時雍一作於下時雍古文於變時雍

敬授人時

平在朔易史記五帝紀作便在伏物

目 錄

抱 經 閣 集

目 錄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庶績咸熙

詡咨古文富咨

旁逖辱功古文方殺濬功

象恭滔天

方命圮族

靜言庸違

岳曰异哉試可乃已

九載績用弗成

巽朕位

否德忝帝位

明明揚側陋古文明明敷仄陋

百揆時叙

抱 經 閣 集

納于大麓

舜讓于德弗嗣

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

禋于六宗

兆十有二州 古文肇十有二州

惟刑之謐哉 古文惟刑之卹哉

五品不遜

教育子 古文教胃子

夙夜浚明有家 古文浚明有家

暨益奏庶稻食 暨稷播奏庶艱食 鮮食懋遷有無化居

烝民乃立 古文烝民乃粒

禹拜昌言 一作讜言 古文禹拜昌言

在治忽 七始訓或作七政忽 古文在治忽

萬邦黎獻

抱 經 閣 集

目 錄

微子太師少師古文父師少師

我舊云孩子古文舊云刻子

羞用五事古文敬用五事

五曰思心思心曰容容作聖古文五曰思思曰睿睿作聖

五是來備一作五氏來備古文五者來備

且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古文予仁若巧多材多藝能事鬼神

天大雷電以風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勿救古文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勿救

民獻有十夫

惟丙午蠶古文惟丙午脚

乃勅乃憲既延古文乃逸乃諺既誕

惠鮮繆寡

厥亦惟我周

序

亡教伏欲有國古文無教逸欲有邦

敷責敷前人受命

緜湮洪水泊陳其五行

公無困我古文公無困哉

予惟率夷憐爾古文予惟率肆於爾

肆高宗之享國百年

梓材疆人有王開賢其率化民古文戕敗人宥王啓盛厥亂爲民

仁者人也義者宜也解

周禮典瑞注圻鄂解

重刻瓊臺會稿序

重刻瓊臺詩話序

跋 詩

重刻元祐黨籍碑考跋

瀧頭謁韓文公祠

過長沙弔賈太傅

漢陽舟次

黃鶴樓看月

朱仙鎮謁岳忠武王廟

楊椒山先生讀書處

過蘆溝橋

入都

海上紀事六首

抱 經 閣 集

極目四首

傷秋

讀錢牧齋詩集

烏夜啼

讀桃花扇院本題後六首

金陵張烈士歌有引

金陵女校書王月嬌殉難詩有引

清河將軍行弔故松江提督張忠武公有引

登銅鼓嶺

包村行哀諸暨包義士有引

羊城秋望

崖門三大忠祠

望闕亭弔李衛公

目 錄

抱 經 閣 集

目 錄

邱文莊公故里

海忠介公故里

五指山歌

書憤

金山四首

焦山

東嶽廟觀唐摩崖碑

都中雜詩六首

文信國祠

謝文節公祠

松筠庵

四川營

題海忠介行草大字榻本有引

抱 經 閣 集

晚泊楊柳青

津門秋感四首

濟川登太白酒樓

南池謁杜工部祠

煤花嶺謁明督師史忠正公墓

渡江到瀟州

送陳亮伯同年之安慶

題鄭湛若先生抱琴遺像

辜碧崖出示黃公度遵憲孝廉同年古體諸作讀畢題後

羊城秋試留別諸友

藥洲九曜石歌

君不見五首爲儋臨客匪構亂作

對月

抱 經 閣 集

目 錄

望虎門寨弔關忠節公及陳都督父子有引

三將軍歌有引 陳將軍 王將軍 葛將軍

聞越南警三首

林和靖先生畫像硯拓本歌爲葉更端起明府

自鳴鐘有引

鐵路火輪車有引

火輪船有引

電報有引

煤氣燈有引

輕氣球有引

遠鏡有引

女土司

急水門

抱 經 閣 集

夜過七洲洋
幽居

目
錄

集 閣 經 抱



目
錄



十二

經解

曰若稽古堯典

後漢書李固傳注文選東都賦注魯靈光殿賦注並引書作粵若稽古。

謹案、孔穎達正義開成石經。同作曰。而後漢書注文選注。並引作粵者。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說文、曰、詞也。從口乙聲。亦象口氣出也。又粵、亏也。審慎之詞。從亏從兩。則曰與粵異。兩為審本字。故云審慎之詞。此百篇發端語。當用審慎義。臧氏說是也。文選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東魏李仲璇修孔子廟碑粵若稽古。穀后欽明文思。並是襲用尙書詞句。以為發端。可見東漢及東魏時所據之本。已作粵矣。

文思安安

謹案、書緯多襲用今文尙書。據考靈耀所引是古文文思安安。今文作文憲晏晏也。蘇順東漢人。魏與漢時代亦相接。故和帝誅受禪表。俱用今文。徧



抱 經 閣 集

致漢人傳引。如衡方碑少以文塞。長以欽明。後漢書鄧壽傳塞宴之化。後漢書祭祀志注。載東觀書云。有司奏言孝順皇帝。寬裕晏晏。馮衍傳顯志賦。思唐虞之晏晏。第五倫傳。體晏晏之姿。俗刻作晏然誤陳寵傳宏崇晏晏。何敞傳。今國家秉聰明之宏道。明公履晏晏之純德。又云。皇太后秉文母之操。陛下履晏晏之姿。崔瑗司隸校尉箴。昔唐虞晏晏。庶績以熙。論衡恢國篇。唐之晏晏。舜之蒸蒸。蔡邕司空表達碑。其惠和也晏晏然。凡此皆用今文尙書者也。今文思作塞者。思字在古音之哈部。塞字在古音職德部。職德爲之哈之入聲。則思與塞本屬雙聲字。或相通借。故今文思作塞也。安作晏者。晏亦從安得聲。安晏疊韻。同在古音元寒部。同部本通借。故今文安作晏。而左氏傳哀六年之安孺子。史記侯表漢書古今人表。亦作晏孺子也。釋名釋言語云。安晏也。晏晏然無動懼也。可證安晏之相通矣。

光被四表

漢書王莽傳後漢書馮異傳並作橫被四表又隋蕭吉五行大義引禮緯

抱 經 關 集

含文嘉漢樊毅復民租口算碑並作廣被四表

謹案據王莽馮異二傳。及禮緯漢碑所引。是古文尙書光被四表。今文尙書作橫被四表。又作廣被四表也。漢書王褒傳。化溢四表。橫被無窮。崔駰傳崔篆志賦。聖德滂以橫被乎。黎庶愷以鼓舞。班固傳西都賦。橫被六合。三成帝畿。此用今文橫被之證也。漢書禮樂志云。聖主廣被之資。後漢書章帝紀云。威靈廣被。三國魏志文帝紀。裴松之注。引獻帝傳云。至德廣被。格于上下。隋蕭吉五行大義。引禮緯含文嘉云。堯廣被四表。致于龜龍。漢成陽靈臺碑云。爰生聖堯。名蓋世兮。廣被之恩。流荒外兮。咸陽令唐扶頌云。追維聖堯廣被之恩。樊毅復民租田口算。碑云。聖朝勞神日昃。廣被四表。此又今文作廣被之證也。同一今文尙書。而一作橫。一作廣者。皆由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傳本。稍有異同耳。戴氏震偶爾失攷。東原集中。與王鳳喈內翰書云。古本必有作橫被四表者。橫轉寫爲梳。脫誤爲光云云。豈知漢人引經作橫被者甚多。且橫被之外。尙有作廣被者存乎。又豈

抱 經 關 集

知光與橫。乃古今文之異。非由轉寫脫誤乎。古文光字。今文作橫字。案橫古從黃聲。黃字篆又作𡗗。從田從𡗗。𡗗即古文光字。是黃與光本同聲。故古多讀橫如光。而橫城謂之光城。橫門謂之光門。橫亭謂之光亭。是以今文光橫也。又作廣者。亦由聲同通借。蓋橫與廣。古並從黃聲。黃古從光聲。又古讀橫如光。又讀廣如光。國語周語熙廣也。韋昭注引鄭後司農云。廣讀爲光。左傳襄十八年守之廣里。酈道元引水經濟水篇注。謂即光里。齊人言廣音與光同。荀子禮論篇積厚者流澤廣。大戴禮三本篇作流澤光。曾子疾病篇高明廣大。又云。君子行其所聞。則廣大矣。漢書董仲舒傳。於二廣大。並作光大。凡此皆廣通作光之證。故今文復借廣作光也。然古文光字。今文所以得通作橫者。實由光爲光之段借。光橫義同。故得相通。何以證之。爾雅釋言光充也。釋文引孫炎本作光充。孫本蓋借光爲光。而堯典枚傳。即據孫本爾雅。訓光被之光爲充。揣枚傳之意。是明以古文光字。爲光字之段借也。橫得與光通者。釋元應案經音義。光音光。古文橫廣二形。元

抱 經 圖 第

應以橫爲柁之古文。雖非是。然據其所言。可見柁橫同字。淮南墜形訓。玉橫難其西北之隅。高誘注。橫猶柁也。原道訓橫四維而合陰陽。高誘注。橫讀柁車之柁。柁車之柁。衆經音義引聲類作軌。謂爲今車牀及梯舉下橫木。據此。知木之橫者曰柁。柁橫義同。故高誘注淮南。讀橫爲柁。然則今文橫字。卽古文之柁字明矣。特是聲類解柁字。爲車牀及梯舉下橫木。而爾雅釋言與說文木部。並訓柁爲充者。凡物必外有柁。以爲充拓之圻墜。而後內可充拓之令滿。故曰柁充也。今文作橫。與柁同義。故亦得訓爲充。禮記樂記號以立橫。橫以立武。鄭注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祭義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孔子閒居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乎天下。鄭注並云橫充也。淮南倣眞訓。橫扁天地之間而不窳。又主術訓橫扁四方而不窳。荀子賦篇。作充盈大字而不窳。文義相同。淮南橫字。荀子以充字代之。可見橫之訓充。爲古義矣。又墨子尙同篇。大用之而不窳。小用之治一家一國而不橫。不窳謂不滿。不橫謂不充塞。是墨子亦以橫爲充也。至今文別

一本作廣。與光聲同。其義亦當訓充。方言幅廣爲充是也。充于四表。就薄徧所及言。下文格子上下。就貫通所至言。其文義正相對舉。

格子上下

後漢書明帝紀順帝紀馮異傳陳寵傳並作假于上下又說文人部引書亦作假于上下

謹案。古文尙書格子上下。後漢書紀傳。並引作假于上下。此用今文尙書也。凡古文字格字。今文皆作假。假古讀如古。格字轉上聲亦讀如古。同聲本通借。故古文字格字。今文通作假也。或問說文一書。引書用孔氏古文。而人部假下。引虞書曰。假于上下。正與漢書紀傳同。豈許君亦用今文與。曰。許君雖用古文。不廢今文。如士部育下。引虞書曰。教育子。正與揚雄宗正箴合。揚雄箴述。多用今文。許君與合。可爲引用今文之左證。據彼以例此。則人部引假于上下。是用今文無疑。

克明俊德

大學作克明峻德。史記五帝紀作能明馴德。集解引徐廣云。馴古訓字。訓順也。

經 抱 謹案古文尙書克明俊德。大學作峻德。峻峻聲同通用也。史記五帝紀作能明馴德。此用今文尙書也。然徐廣音義。以馴爲古訓字。則馴德亦可作訓德。攷下五品不遜。五帝紀作五品不馴。而殷本紀則作五品不訓。太平御覽職官部引尙書大傳。後漢書鄧禹傳亦作五品不訓。可見今文尙書。本作不訓。五帝紀以訓詁字代經文。故作不訓耳。據彼爲例。則此經之文。今文尙書。古文作克明訓德。而五帝紀作能明馴德。亦是以訓詁字代經文也。史遷以馴代訓者。馴訓並從川得聲。同在古音之諄支部。聲同之字。古每通用。周禮司徒土馴。鄭司農云。馴讀爲訓。易坤馴致其道。釋文云。徐晉訓。史記萬石君傳。馴行孝謹。集解引徐廣云。馴一作訓。衛世家聲公名

集

閣

經

抱

馴。見索隱單行本。而今本史記。則作聲公名訓。皆其證也。徐廣解訓爲順者。古人訓詁。多取諧聲之字。訓從川音。順字亦從川音。訓順疊韻。故訓字可訓爲順也。

辯章百姓一作便章百姓古文平章百姓

謹案古文尙書、平章百姓。今文尙書。作辯章。或作便章。尙書大傳云、辯章百姓。後漢書劉愷傳云、職在辯章百姓。太平御覽引東觀漢記云、紀述明詔。不能辯章。文選班固典引云、惇睦辯章之化。答賓戲云、劉向司籍。辯章舊聞。又史記五帝本紀云。便章百姓。此皆古文平章。今文作辯章。與便章之證也。今文平作辯與便者。堯典平秩東作。平秩南僞。平秩西成。平在朔易。尙書大傳作辯秩辯在。史記五帝本紀作便秩便在。洪範王道平平。史記張釋之馮唐兩傳贊並作王道便便。或作王道辯辯。詩采芣平平左右。釋文引韓詩作便便左右。左氏襄十一年傳作便蕃左右。又漢書武帝紀初作

抱 經 閣 集

便門橋、顏師古注云、即平門、雜詁平來。王氏應麟藝文志攷引、漢儒異字作辯來。此皆平辯便三字通用之證也。然辯便兩字。所以得與平通者。古字通用。存平聲音。平字古音雖在耕部。辯便兩字古音雖在眞部。然兩部音最相近。是以周易彖象耕眞同用。尙書洪範偏平合韻。故辯便兩字。得與平通也。再攷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云、辯言而不亂行。逸周書作屏言。漢書張敞傳云、自以便面拊馬。王莽傳作屏面。屏與平諧聲。辯言之可通屏言。猶辯章、辯秩、辯在、之可通用。古通假原有此例。

協和萬國

古文協和萬邦

謹案古文尙書協和萬邦。漢書地理志及論衡藝增篇並引作協和萬國。又漢書宣帝紀地節元年詔曰堯親九族、以和萬國。此皆用今文尙書也。段氏玉裁古文尙書撰異云。漢人詩書不諱。不改經字。宋書禮志、禮部太常寺言漢法邦之字曰國。盈之字曰滿。止是讀曰國。讀曰滿。本字見於經傳者。未嘗改易。司馬遷史記先王之制。邦內畿服。邦外侯服。又曰盈而不持則

抱 經 關 集

傾。於邦字盈字。皆不改易。此說蓋非無見。段氏說是也。凡古文尙書邦字。今文尙書皆作國。如臯陶謨亮采有邦、史記夏本紀作亮采有國。無教逸欲有邦、漢書王嘉傳作亡敖佚欲有國。萬邦作乂。夏本紀作萬國爲治。禹貢三邦底貢成賦中邦。二百里。男邦。夏本紀作三國致貢。成賦中國。二百里在國。盤庚試以女遷。安定厥邦。漢石經作試以爾遷。安定厥國。微子天毒降災荒殷邦。史記宋世家作天篤下蓄亡殷國。牧誓我友邦冢君。史記周本紀作我有國家君。洪範而邦其昌。宋世家作而國其昌。大誥天降戾于周邦。漢書翟義傳載莽大誥作天降定于漢國。莽所據今文本。是周國故用漢字代周字。爾庶邦君、莽大誥作爾國君。酒誥侯甸男衛邦伯。白虎通義爵篇作侯甸任衛作國伯、無逸嘉靖殷邦。魯世家作密靖殷國。呂刑有土、周本紀作有國有土。皆是而淺人遇國字輒以爲漢人避諱。謬矣。

於蕃時雍 一作於下時雍 古文於變時雍

謹案古文尙書於變時雍。今文尙書作於蕃時雍。又作於下時雍。漢書成

帝紀陽朔二年詔曰、書云黎民於蕃時雍。此今文於變作於蕃之證也。漢孔宙碑云、於下時雍。此又今文於變作於下之證也。攷變從繹聲與蕃音近。同在上音元寒部。故今文於變作於蕃。成帝紀引書於蕃時雍。應劭曰、時是也。雍和也。言衆民於是變化。用是大和。韋昭曰、蕃多也。應注讀蕃爲變。蓋以古文釋今文。韋注訓蕃爲多。則依今文經字爲說也。孔宙碑引書於下時雍。下卽弁字。論語下莊子。漢書東方朔傳。作弁莊子。讓正篇下隨。詩關雎序疏作弁隨。左隱元年傳注下縣南有姑臧城。釋文云下本作弁。昭九年傳、豈如下髦。而因以敝之。釋之云下本作弁。據此是古書皆以下爲弁。孔宙碑之於下時雍。卽於弁時雍也。弁字古讀如盤。與蕃音近。孔宙碑所引。當是今文尙書之別一本。而以弁爲蕃之同音假借字。

敬授人時

史記五帝紀漢書律曆志食貨志藝文志李尋傳並作敬授民時又禮記

帝紀陽朔二年詔曰、書云黎民於蕃時雍。此今文於變作於蕃之證也。漢孔宙碑云、於下時雍。此又今文於變作於下之證也。攷變從緝聲與蕃音近。同在今音元寒部。故今文於變作於蕃。成帝紀引書於蕃時雍。應劭曰、時是也。雍和也。言衆民於是變化。用是大和。韋昭曰。蕃多也。應注讀蕃爲變。蓋以古文釋今文。韋注訓蕃爲多。則依今文經字爲說也。孔宙碑引書於下時雍。下卽弁字。論語下莊子。漢書東方朔傳。作弁莊子。讓正篇下隨。詩關雎序疏作弁隨。左隱元年傳注下縣南有姑臧城。釋文云下本作弁。昭九年傳、豈如下髦。而因以敝之。釋之云下本作弁。據此是古書皆以下爲弁。孔宙碑之於下時雍。卽於弁時雍也。弁字古讀如盤。與蕃音近。孔宙碑所引。當是今文尙書之別一本。而以弁爲蕃之同音假借字。

敬授人時

史記五帝紀漢書律曆志食貨志藝文志李尋傳並作敬授民時又禮記

抱 經 閣 集

命三公。謹蓋藏。閉門閭。固封境。入山澤田獵。以順天道。以佐固藏。玩此數句語意。皆辯在伏物之義。絕無朔易之義。是大傳原文。當作伏物無疑。漢書王莽傳云。予之北巡。以勸蓋藏。莽多用今文說。此云勸蓋藏。卽大傳謹蓋藏之義。是莽所據之今文尙書。亦作伏物可知。卽此二事觀之。足證今本大傳作朔易之爲譌字也。又周禮馮相鄭注。引辯在朔易。正義云。據書傳而言。攷索隱引書傳作伏物。此作朔易。亦必係淺人所竄改。段氏玉裁云。鄭注自用古文尙書。故作朔易。其說似非。何以證之。古文平章平秩之平字。今文皆作辯。或作便。此注引作辯在。不作平在。自是用今文。非用古文。下朔易二字。原文必作伏物。如注果作朔易。係用古文尙書。則鄭注古文。在唐時尙存。賈公彥目所親見。彼作正義。曷爲舍尙書不引。反謂鄭注是據書傳而言何耶。然今文伏物之物。竊疑是朔字之譌。蓋由駢朔二篆。字形近似。傳寫者遂譌朔作物也。伏當讀如夏小正參則伏之伏。伏朔者。月伏於朔也。此主造曆言。非主農事。若作伏物。與造曆無關矣。攷

抱 經 閣 集

朔字從月從𠂔。𠂔亦𠂔。月逆食日之日也。月與日、同經度而不同緯度。則爲合朔。若同經度又同緯度。則爲日食。以月食日。有臣逆君之象。𠂔莫大焉。故古人造朔字。特從月從𠂔。此爲初義。說文訓朔爲月一日始。蘇乃後義也。今文尙書之伏朔。蓋謂月食日於朔。人有時而不見也。此由里差有遠近之別。故或見或不見。猶之今時日食。遠方見而京師不見。或京師見而遠方不見也。辯在伏朔者。謂月食日之時。人雖有時不見其食。但見其伏。亦必辯察其伏朔之由也。此與古文朔易異義。易者、日月相交易也。古人造字。日月相並爲明。月在日下爲易。說文易部。於易下引秘書說。日月爲易。似卽古尙書說。專指此經朔易之易而言。非指周易之易也。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謹案、古文尙書定時四。五帝紀作正四時。此用今文尙書也。段氏玉裁尙

抱

經

關

集

書撰異。謂史遷以正訓定。非是。今文尙書。多以訓詁字爲經文。如鳥獸
 擊尾。義爲字微。而今文卽作字微。厥民夷之夷。義爲易。內于大麓之內。
 義爲入。而今文卽作厥民易。入于大麓。凡此皆今文尙書本文。非史遷所
 易。據此爲證。則此正字。非以訓詁字代經明矣。班固何休。俱用今文尙書。
 而白虎通四時篇。漢書律曆志。公羊隱元年傳注。並引書作以閏月定四
 時。此或所見之本。與史遷異。或淺人依所習古文改正爲定。俱未可知。

庶績咸熙

文選揚子雲劇秦美新膠東令王君斷碑並作庶績咸喜史記五帝紀作
 衆功皆興漢書律曆志作衆功皆美

謹案、古文尙書庶績咸熙。文選劇秦美新。及膠東令碑。並作庶績咸喜。
 此用今文尙書也。今文熙作喜者。熙喜聲近。同在上音之哈部。說文食部。
 饕從食喜聲。或從熙。周禮饕人。故書作饕人。是偏旁、從喜從熙者。古人往

抱

經

閣

集

往通用。可證今古文熙喜之相通矣。又五帝紀作衆功皆興。律曆志作衆功皆美。段氏玉裁尙書撰異。謂熙訓爲興。亦訓爲美。其說殊非。馬班箸述。多用今文。其云皆興皆美。斷非用古文威熙之訓詁字。攷禮記樂記。不興其蕤。鄭注云。興之言喜也。歆也。正義引爾雅歆喜興也以證。是喜之訓興。爾雅原有明文。故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卽據此條。以解臯陶謨股肱喜哉。謂喜有興起之義。其說是也。喜亦通作嬉。古微書引論語摘輔象。隕邱受延嬉。注云。嬉興也。據此。則興字正喜字之訓。五帝紀作興。是史遷所見今文。亦作庶績咸喜無疑。喜又與熹通。漢劉寬碑。河東聞熹。韓仁碑聞熹長。喜並作熹。廣雅釋詁。熹美也。唐扶頌治致雍熹。蓋亦以熹義爲美。謂治致雍美也。據此。則美字正熹字之訓。律曆志作美。是班固所見今文。別作庶績咸熹。稍異於揚雄史遷矣。段氏但知熙可訓興。而不知史記之衆功皆興。爲喜之訓詁字。又但知熙亦可訓美。而不知漢書之衆功皆美。爲熹之訓詁字。豈謂今文亦同古文作熙。其持論殊少精覈矣。

誦咨 古文誦咨

謹案今本尙書疇咨。古文尙書作誦咨。今文尙書則作誦咨。攷說文解字白部。誦、晝也。從白晝聲。晝與聘同。虞書曰帝曰誦咨。此古文尙書疇作誦之證也。後漢書崔駰傳崔篆作慰志賦云、思輔弼以媿存兮。亦號咷以誦咨。又漢劉寬碑云、誦咨儒林。此今文尙書疇作誦之證也。今文以誦爲晝者。誦字從言州聲。晝字從白晝聲。州晝聲近。同在上音尤部。故得相通借也。

劾速孱功 古文方殺僇功

謹案今本方鳩僇功。說文解字人部。僇字下引虞書作方殺僇功。此許君所據之古文尙書也。又彘部速字下引虞書。作劾速孱功。與人部所引異。此蓋許君兼用今文尙書也。必以劾速孱功爲今文尙書者。攷漢人多用今文。所引經字。方皆作劬。臬陶謨方施象刑。新序節士篇作劬施象刑。呂刑方告無辜。論衡變動篇作劬告無辜。史記五帝本紀載此句。亦作劬。

集 閣 經 抱

聚布功。故知彳部所引爲今文。以別於人部所引之爲古文也。今文作速。古文作殺者。速與殺皆從求聲。兩字同音。並在古音尤部。卽其義亦復相同。說文解字彳部云、速聚斂也。爾雅釋器云。鉤謂之殺。郭注云殺絲以爲絢。玩郭注蓋以殺爲糾之借字。是殺亦有糾縲斂聚之義。故今文速字。古文作殺。其字雖異。而義實不殊也。

象恭滔天

漢書王尊傳作象龔滔天史記五帝紀作似恭漫天

謹案王尊傳之象龔滔天。龔當作孽。說文共部云。龔給也。與芥音同義并部云。孽慤也。與恭音同義近。十或以孽爲恭。淺人寡見孽。習見龔。因改孽爲龔耳。五帝紀作似恭漫天。似恭卽象恭之訓詁字。則史遷所見今文尙書。與古文同。王尊傳作孽。蓋今文之別一本也。或據漢魏晉唐人引書。恭行天罰。作龔行天罰。遂謂龔與恭通。無煩改龔作孽。殊不知尙書

之恭行天罰。本作共行天罰。共爲供之借。龔供義同。故以龔爲共。非以龔爲恭也。凡古人用龔字。皆主給奉之義。龔行天罰。謂奉行天罰也。秦和鐘銘龔資天命。謂奉敬天命也。荀悅武帝紀。立皇子閔爲齊王。策曰。龔朕之命。謂奉朕之命也。據此而言。則龔與恭異義。經之象恭。當作象龔。不當作象龔明矣。

方命圮族

尚書方命圮族。傳喜朱博二傳。並作放命圮族。此用今文尚書也

五帝紀作貢命毀族

書敘述。孝景泄政。諸侯方命。孟康注引尚書曰。方命圮族。案正文及注文。二方命字。皆放命之譌。文選陸士衡五等論。放命者七臣。李善注云。班固漢書述曰。孝景泄政。諸侯放命。韋昭曰。放命不承天子之制。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此亦作放命。是其所見之本。俱不作方命也。蓋孟堅用今文。

抱

經

闕

集

孟康注亦用今文。故皆作放命。今本作方命。則由淺人見古文而不見今文。參妄爲改竄耳。今文放命之義謂放棄。引馬云。方放也。正義云。鄭王以方爲放。是馬鄭王皆以放訓方。用今文以解古文也。羣經音辨亡部云。亡族也。甫妄切。書亡命圯族。賈昌朝所引。當是宋次道王仲至家之本。二家蓋見說文亡字。讀若方。參竊亡爲方之古文。賈氏則又依馬鄭王舊訓。而讀作甫妄切。此等僞書。不足憑信。賈氏未免爲其所惑。

靜言庸違

謹案。左傳吳志並作靖譖庸回。此用古文尙書也。論衡漢書並作靖言庸違。此用今文尙書也。枚本作靜。此作靖者。靜靖古通用。義亦相同。漢書翟義傳。義兄宣靜言令色。而皋陶謨作巧言令色。王逸注劉向九歎。引秦誓譏謏靖言。而說文戈部作婁巧言。是靜言與靖言同訓。俱即巧言之謂也。違作回者。回與違通。詩大明厥德不回。傳云。違回也。常武徐友

不回。箋云、回運也。皆其證也。又漢書王尊傳。引書靖言庸違。宋景文校本云。浙本作庸韋。注云韋違也。案說文韋部云。韋相背也。從口舛聲。獸皮之韋。可以束枉戾相韋背。故借以為皮韋。然則韋為違背本字。浙本作韋。當是漢書原文。今本作違。蓋淺人依尚書所改。若據浙本漢書所引。今文尚書作庸韋也。楚辭天問秦詛楚文。作康回者。案天問云。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惠氏棟九經古義。謂康回即書之庸回。秦詛楚文云。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董道廣川書跋。亦釋康回為庸回。依一家所說。是康回即庸回之異文。竊意戰國時。古文別本。

岳曰異哉試可乃已

謹案、古文尚書岳曰異哉。試可乃已。五帝紀作嶽曰異哉。試不可用而已。史記多用今文尚書。此引岳曰作嶽曰。試可作試不可。皆與古文異。禮記禮運注。而猶乃也。乃與而義通。故史遷以而代乃也。據此而言。是今

文尙書作嶽曰昇哉。試不可乃已也。古文試可乃已。語不易曉。以今文釋古文。則試可乃已。卽試不可乃已。義自了然矣。蓋古人語急。以不可爲可。古今非有異也。

九載績用弗成

史記五帝紀作九歲功用不成。後漢張衡傳作績用不成。

謹案、古文尙書九載績用弗成。五帝紀作九歲功用不成。後漢張衡傳仍作績用。則史記功字。乃史遷之訓詁字。合觀紀傳所引是今文尙書作九歲績用不成也。或疑歲爲載之訓詁字。案下文引書朕在位七十載。直用載字。而此獨作歲。可見今文本如是。非以歲釋載也。弗作不者。古文弗字。今多作不。故張衡傳引此文。亦作不成。與五帝紀合。

巽朕位

謹案、古文尙書巽朕位。五帝紀作踐朕位。此用今文尙書也。踐從彘聲。

抱 經 閣 集

抱

古音與巽近。故古文巽字。今文作踐。史記仲尼弟子傳。宓不齊字子賤。任不齊字子選。賤從彘聲。選從巽聲。而皆名不齊。是其證矣。踐之義訓履。踐朕位。謂履朕位也。古文作巽。特踐之段借字耳。

否德忝帝位

史記五帝紀作鄙德忝帝位

經 閣 集

謹案。古文尙書否德忝帝位。五帝紀作鄙德忝帝位。此用今文尙書也。古讀否字方彼反。與鄙聲近。同在古音之哈部。得相通用。故古文否德。今文作鄙德也。論語予所否者。論衡問孔篇作予所鄙者。漢人所引。魯論爲多。而鄭康成每以古論校魯論。是古文論語。作予所否者。今文論語。作予所鄙者。與古今文尙書正合。尙書古文否字。當從今文讀爲鄙。枚傳不從今文。而訓否爲不。於義未安。釋文否方久反。此孔讀也。又音鄙。此馬鄭讀。從今文說也。學者審之。

明明揚側陋古文明明敫仄

抱 經 閣 集

謹案今文尙書明明揚側陋。古文尙書明明敫仄。今文尙書則作明敫明仄。何以證今文尙書明明二字不連文。攷史記五帝本紀云。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史遷引書往往以訓詁代經文。此句云云。蓋以悉舉解明揚。貴戚解下明字。疏遠隱匿解仄。故知今文尙書作明揚。明仄也。古文作明明敫側陋者。明明勉也。言四岳當勉舉疏遠隱匿之人。今文作明敫明仄者。言四岳當盡舉貴戚及疏遠隱匿之人。古文不言貴戚。而今文言言貴戚。蓋由經文不同。故經義互異也。僞孔傳解古文尙書。不知明明之義爲勉勉。反竊襲史記而解爲明舉明人之在側陋者。則倒易古文之明明敫仄。爲明敫明仄矣。烏乎可。

百揆時叙

左傳文十八年作百揆時序

抱

經

閣

集

謹案說文支部云。叙、次弟也。從支余聲。广部云、序東西牆也。從广予聲。據說文。則叙序二字義別。次弟之義。當用叙字。而左傳作序者。以序爲叙之同聲段借字也。徧攷古書。多段序作叙。臯陶謨序叙九族。漢書王莽傳作序序九族。禹貢三苗丕叙。西戎即叙。史記夏本紀作三苗大序。西戎既序。洪範我不知其彞倫攸叙。各以其叙。宋世家作我不知其彞倫攸序。各以其序。又論衡感虛篇。引易與四時合其叙。今易文言作與四時合其序。皆其證也。

納于大麓

史記五帝紀論衡正說篇並作入于大麓。魏受禪表作內于大鹿。漢陳球後碑亦作大鹿。鄭康成尙書大傳注則以大麓爲大麓。

謹案納當作內。古文尙書內于大麓。史記論衡並作入于大麓者。二書引經。多用今文尙書。凡古文內字。今文皆作入也。大麓、魏受禪表作大鹿。

抱 經 閣 集

者。按魏公卿上尊號奏云。遵大鹿之遺訓。字亦作鹿。是魏世古文尙書。以大鹿爲大麓也。然據陳球後碑。則今文尙書。亦作大鹿。不獨魏世古文爲然矣。麓從鹿聲。麓鹿同聲通用。古書多段鹿爲麓。周易釋文、引王肅本即麓無虞。而易屯六三則作即鹿無虞。詩旱麓篇瞻彼旱麓。而國語周語則作瞻彼旱鹿。風俗通山澤篇引春秋沙麓崩。而今本春秋僖十四年經。則作沙鹿崩。漢書五行志引穀梁傳。林屬於山曰麓。而今本穀梁傳。則作林屬於山爲鹿。皆段鹿爲麓之明證也。鄭注書傳。以大麓爲大錄者。說文林部麓之古文作𡗗。𡗗錄竝從象得聲。古者同聲之字。即可同義。故鄭讀麓爲錄也。大錄之義。本於今文家說。漢書于定國傳云。定國止書自劾。歸侯印。乞骸骨。上報書曰。萬方之事。大錄于君。續漢書百官志注。引桓譚新論云。堯試于大麓者。領錄天下事。如今尙書官矣。論衡正說篇云。尙書曰。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衆多竝吉。若疾風大雨也。漢人多習今文學。故俱說大麓爲大

錄。然其說必有所授。非無據而云然。管子大匡篇云。臣祿齊國之政。按祿乃錄之段字。即領錄之義。是大錄之說。在春秋時已有之矣。竊謂今文家說。以堯內舜于大麓。為取領錄之義。自來解經者多不從其說。殊不知古人屬詞。原有依聲託義之例。即以尙書言之。堯典達四聰。左傳文十八年杜注。作達四窻。按杜注所引。當是西晉古本。四窻即四聰也。經言達四窻。其字為窻。其義則為聰也。然則大麓之為大錄。猶四窻之為四聰矣。考之他經。亦有此例。詩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陔戒聲近義通。不曰南戒。而曰南陔者。南戒嫌不詞。故其字為陔。其義為戒也。又左傳昭五年。毀中軍於施氏。則以施有弛音。取弛毀之義。葬鮮者自西門。則以西有鮮音。取鮮落之義也。今文家蓋見及此。故讀麓為錄。謂其取義於領錄耳。

舜讓于德弗嗣

漢書王莽傳張竦為陳崇帥奏悞莽功德作舜讓于德不台。史記五帝紀作舜讓于德不懌。集解引徐廣曰。今文尙書作不怡。謹案古文尙書舜讓于德弗嗣。

王莽傳載張竦奏。作舜讓于德不台。此用今文尚書也。史記太史公自序。唐堯遜位。虞舜不台。文選班孟堅典引。有淵穆不台之讓。馬班用經。並作不台。正與張竦奏合。台即怡之省。故史記五帝紀彙解引徐廣曰。今文尚書作不怡。五帝紀作不懌。則以訓詁字代之也。古文不嗣。今文作不台者。嗣從司得聲。古嗣字或省作司。司與台聲近。同在上音之哈部。故從司從台之字。古俱通用。秦誓俾君子易辭。公羊文十八年傳作易怠。詩子衿子甯不嗣音。釋文引韓詩作詒音。公羊莊八年經甲午嗣兵。左氏作治兵。又爾雅釋獸注。呼嗣爲餽。釋文云。嗣字。書以爲古哈字。詩無羊箋。呵而動其耳。釋文云。呵、本作酌。皆其證也。今文不台之義。當從史遷訓爲不懌。而讀舜讓于德爲句。不台爲句。舜讓于德者。舜讓于有德之人也。不台者。堯聞其讓而不怡懌。蓋不允其讓也。故其下遂繼之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若讀舜讓于德不台爲句。而以不台屬舜。則舜讓之下。堯無一言。何以即記受終之事乎。史遷云。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班固云。有淵穆不台之

讓。並以不台屬舜言。似未審經文句讀矣。又案列子仲尼篇云、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受而不辭。列子此言決非鑿空妄說。必其所以是。聖人有利天下之心。所說非是。然其在周時所見古本堯典弗嗣必作弗辭。故其言如此。案辭字摺文作嗣。與嗣同從司聲。故得通用。大誥辭其考我民。辭卽嗣也。顧命恐不復誓言嗣。嗣卽辭也。據此爲證則弗嗣之卽弗辭明矣。古文舜讓于德弗辭。與今文舜讓于德不台。同一句讀。弗辭二字不連上。舜讓于德爲句。此蓋言舜讓于德。堯戒其弗辭。故下文卽記元日受終之事也。

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

謹案尙書大傳云。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旋機者何也。旋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書傳引經作旋機。蓋用今文尙書。以旋機爲北極。不以爲渾儀。亦今文家說也。孟郁修堯廟碑云。據旋機之政。周公禮殿記云。旋機常離漢人碑碣。多用今文。據此一碑所引。可爲今文作旋機之證。禮記曲禮正義。引春秋緯運斗

樞云。斗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魁四星爲旋機。杓三星爲玉衡。開元占經引春秋緯文耀鉤云。北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爲旋機。又漢書律曆志云。衡平也。其在天也。佐助旋機。以齊七政。案緯書以旋機玉衡爲北斗。與書傳異。律曆志專以玉衡屬北斗。又與緯書異。要皆今文家說。故其字並作從木之機。至若說苑辨物篇云。璿璣、謂北辰句陳樞星也。劉昭注續漢天文志。引星經云。璿璣謂北極星也。說與書傳合。蕭吉五行大義。引尚書說云。璇璣斗魁四星。玉衡杓三星也。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並云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與春秋緯說合。其文並當作旋機。今作璿璣與璇璣。概是後人傳寫改變耳。史記律書作旋璣。五帝紀及漢書郊祀志作璿璣。亦是後人竄易。史遷班固俱用今文。必同書傳作旋機也。安帝永初二年詔云。據璇衡玉衡以齊七政。旋作璇者。旋璣音同通用。旋機之通作璇機。猶璇室之通作旋室耳。太元元攤云。以通璇機之統。此璣字當作機。與安帝詔同。今本誤寫從玉。據范望注云。璇機斗

抱 經 閣 集

魁也。即本春秋緯魁爲旋機之說。則此璇字。自是旋之段音字。李賢注安帝紀。解爲美玉非也。古文尙書有二。一作璇機。即宋書天文志所引鄭注是也。一作璿機。即魏受禪碑所述是也。璇通作璿者。案左傳僖二十八年。瓊弁玉纓。說文玉部作璿弁玉纓。而瓊之重文爲璇。注云。瓊或從璇省。則此璇字。即璇之不省者。故得與璿通。是以古文尙書。璇機又作璿機也。史記天官書索隱。引馬注云。璿美玉也。璿可轉運故曰璿。引鄭注云。轉運爲璿。持正爲衡。審觀馬鄭注。轉旋轉運之訓。斷屬從木之機無疑。今本索隱引作從玉之璿。自是譌字。若馬鄭本果作璿。必無轉旋轉運之訓矣。王肅本亦與馬鄭本同。攷尙書釋文。其舜典一篇。係用王肅本。於此經璿字音旋。而璿字無音。至禹貢璿字。則音其依反。又云璿音機。據此以推。知璿璿之璿。陸本作機。以其字爲衆所共識。故不煩作音。又爾雅釋詁郭注。引書在璿璿玉衡。釋文於璿字無音。是必陸氏所見郭本。亦作機字也。案郭璞注雅。好用攷傳。然攷本獻於東晉初。適闕舜典一篇。當時取王

抱 經 閣 集

肅注續之。郭璞此注引書。當即王肅本。合尙書釋文。爾雅釋文觀之。可證王肅本。作璿璣也。蓋古文雖有璿璣之殊。而機字並從木旁則同。乃王弼周易畧例處璿璣以觀天運。魏志管寧傳上正璇璣。文帝紀魏王上書。猶下咨四岳。上觀璿璣。蜀志先主傳。陽泉侯劉豹上書。時時有景雲祥風。從璿璣下來。宋書天文志引鄭注作璇璣。魏受禪碑又作璿璣。顏延年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云。仰陟天璣。善注。天璣。喻帝位也。尙書攷靈耀曰。璿璣玉衡。尙書爲此璣。璣與機同。陳氏壽祺左海經辨云。璿璣玉衡四字。尙書本文。李善何以舍經而引緯。攷毛詩思文正義。引尙書旋機鈴。是尙書緯依今文作旋機。不作璿璣。攷靈耀同是書緯。理應一致。文選注作璿璣者。傳寫相涉而誤。李善欲明璣機同字。故先引書緯旋機。下云尙書爲此璣。正謂尙書從玉之機。與書緯從木之機異。注中此字。指顏文仰陟天璣而言。明璣字本尙書也。李善注文選運命論。亦引尙書作璇璣。可證李善所見尙書不作從木之機。據陳氏說。則尙書璣字。非出衛包所改明矣。然唐初尙書。習

抱 經 閣 集

本不一。亦有與李善所見之本異者。李賢注後漢書李固傳。引書璇機玉衡。字正從木。以傳文證之。其解機衡爲正文之器。可運轉者。亦與馬鄭注同。則經文自當以作機者爲正。李善所見之本作璣。蓋由涉上文璇從玉旁而誤。開成石經不能審定。石刻璣字。亦涉上文璿字。誤加玉旁。承用既久。淺人狃於習見。遂舉漢人所引今文。魏晉人所引古文。凡作從木之機者。盡改爲從玉之璣矣。

禋于六宗

尙書大傳作煙于六宗。魏受禪碑同作煙。劉昭注續漢祭祀志又引作堙。謹案尙書大傳。用今文尙書者也。魏受禪碑。用古文尙書者也。而字具從火。火旁作煙。是今古文同也。夫宗祭必燔柴。燔柴必有煙。此經之文自當以作煙者爲正。禋特煙之同音假借字耳。尙書鄭注云禋煙也。取其氣達升報乎陽也。周禮大宗伯以禋禮祀昊天上帝。鄭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尙臭。煙。氣之臭聞者也。鄭君據書傳煙于六宗之文。注書及禮。故皆以煙釋禋。又晉書

抱 經 閣 集

禮志。載袁準正論云。禋者。煙氣煙熅也。天之體遠。不可得就。思盡其心。而不知所由。故因煙氣之上。以致其誠也。袁說亦以烟釋禋。若馬注云。禋。精意以享也。王注云。禋。絜祀也。俱但即禋之本字詮釋。而不知禋爲煙之同音假借字矣。古人臨文不苟。宗祭之禮。典重升煙。故經於六宗之上。冠以煙字。猶祭天之禮。牲用全體。故經於類上帝之上。冠以禋字。皆著意特書之字也。且攷之說文火部。煙之古文作𤇀。籀文作𤇁。上俱從火。與宗同體。尤灼知此二字。古人專爲宗祭而造。向則六宗之宗字。從火從示。火者。交覆深屋也。示者。神也。六宗爲五天帝。配以人帝成六。而祀於明堂。故古人特造宗字。從火從示。義取於覆屋以祀天神也。然祀天神之禮。必升煙以達誠意。故又造古文壘字。至史籀造籀文。復加火於旁作𤇂。燔柴之義始顯。而上體俱必從火者。蓋取覆屋之下。升煙氣以祀天神。而秦時小篆作煙。竟省去上半覆深屋之火。殊失古人造字之意矣。知禋之當作煙明甚。書傳魏碑所引。伏孔舊馬鄭王本作禋。已屬古文經師改讀之本。故變火從示也。又

案劉昭注續漢祭祀志。有取於虞喜地祭之說。其言曰。禋也者。埋祭之言也。實瘞埋之異稱。非周禋之祭也。夫置字涉神。必以今之示。今之示。即古之神。所以社稷諸字。莫不以神為體。虞書不同。祀名斯隔。周禮改煙。音形二異。虞書改土。正元祭義。詳審劉氏之義。蓋謂禋為埋祭之名。非周禋于文武之禋祭。况虞書之字不同。旁不從示。自與禋祭之名相隔。其改示從土。實元祭義所云。祭義。即爾雅祭地。曰瘞埋之義也。據劉氏云云。是梁時尚書本從土作埋矣。案西嶽碑云。禁燎埋埋。煙字從土。史晨奏銘云以供煙祀。魏受禋表引書。煙于六宗。亦從煙從火不從土。可知漢魏尚書有煙本字

兆十有二州

古文肇十有二州

謹案古文尚書肇字。今文尚書作兆。尚書大傳唐傳云。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此文尚書肇作兆之證也。攷肇兆聲相近。故字得相通。詩生民后稷肇祀。禮記表記作后稷兆祀。又以歸肇祀。箋云。肇。郊之神位也。正義云。言神位之兆。肇宜作兆。周禮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是也。元鳥肇域彼四海。

抱 經 閣 集

箋云。肇當作兆。兆域。正天下之疆界。正義云。箋以肇域共文當爲界域營兆。故轉肇爲兆。據表記所引及鄭箋孔疏所說。則兆之得與肇通無可疑矣。兆者。大傳鄭注云。爲營域以祭。十一州之分星也。依鄭注。知兆卽兆字。說文解字土部。兆。畔也。爲四時界祭其中。周禮曰。兆五帝於四郊。從土兆聲。今本周禮。兆作兆。然則兆者兆之省文。卽古文肇字。亦兆之聲近假借也。

惟刑之謚哉

古文惟刑之卹哉

謹案古文尙書卹字。今文尙書作謚。史記五帝本紀。惟刑之靜哉。裴駟集解。引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謚哉。據徐廣云公。卽今文尙書卹作謚之證也。攷卹從血聲。與謚音近。故字得相通。五帝紀作靜者。爾雅釋詁云。謚靜也。史遷用訓詁字代經文。遂以靜爲謚耳。卹與謚通。亦與溢通。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引詩何以卹我。說文言部作議以謚我。今本毛詩維天之命。作假以溢我。是卹謚溢二字。古文通用。爾雅釋詁云。溢慎也。又云。謚靜也。靜亦有慎意。蓋未有心氣不靜。而可謂之慎者。爾雅以靜訓謚。原包有慎義在內。

抱 經 閣 集

也。然則古文惟刑之卹。今文惟刑之謫。皆謂慎刑。非二義也。又案匡謬正俗云。古文尙書作惟。今文尙書作維。此必漢石經拓本。唐時藏在秘府。師古得見之。故據以爲說。今石經拓本已無傳。然攷隸釋載漢石經殘碑。如盤庚人維舊。牧誓乃維四方多士。維天命。元時維天命。予維四方罔攸賓。亦維爾無逸。維共立政。維厥度心。維字凡八見。皆從糸旁。徐廣注史記。引今文惟刑之靜哉。此惟字當依石經改作維。蓋由轉寫惟字。誤從糸爲立心也。又多方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尙書大傳作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大傳用今文故字作維。召誥惟丙午蠶。王氏應麟藝文志攷證載漢儒引經異字作維丙午蠶。此維字亦當是今文無疑。

五品不遜

今本作遜茲據說文心部所引改正

謹案古文尙書五品不遜。今文尙書作五品不訓。史記殷本紀帝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後漢書鄧禹傳拜禹爲司徒。策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周舉惠帝下策問曰。五品不訓。王澤未流。論衡順鼓篇。亦引尙書大傳五品

抱 經 閣 集

不訓。此皆今文尙書。不懲作不訓之證也。又漢書王莽傳。宣美風俗。五品乃訓。後漢劉愷傳。協和陰陽。調訓五品。謝夷吾傳下。使五品咸訓於嘉時。周禮地官序官鄭注。教所以親百姓。訓五品。雖非全用經語。即其所引亦可爲今文尙書作五品不訓之證。至史記五帝本紀作五品不馴。漢書霍光傳作五品以順。潛夫論五德志篇。親百姓。順五品。馴與順皆與訓通。此蓋以訓話字代經文。說詳堯典克明俊德條。

教育子

古文教育子

謹案古文尙書教育子。今文尙書作教育子。古文苑載揚雄宗正箴云。各有育子。世以不錯。子雲箸述。多用今文。據此所云。可爲今文尙書作教育子之明證。說文解字士部云。育。養子使作善也。從士肉聲。虞書曰教育子。周禮大司樂鄭注云。若舜命夔典樂教育子是也。許君自叙稱書用孔氏古文。鄭君注禮亦多用古文。此引教育子用今文尙書者。一君雖用古文。不廢今文也。史記作教穉子者。此蓋用訓話字以代經文。非所見之今文本。與揚

抱 經 閣 集

許鄭三人異也。史遷以育子爲穉子者。詩各風昔育恐育鞠。鄭箋昔育之育云。育稚也。育通作毓。廣雅釋言云。毓稚也。亦通作鞠。爾雅釋言云。鞠稚也。又通作鬻。詩鴟鴞毛傳云。鬻稚也。育毓鞠鬻四字。古竝通用。可見今文堯典之育子。卽康誥兄亦不念鞠子哀。顧命無遺鞠子羞之鞠子。詩鴟鴞鬻子之鬻斯之鬻子。其義俱爲穉子也。穉子者。幼未及冠之通稱。禮記內則云。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是古者學樂在未冠之時。故今文命汝典樂教育子。史遷說。爲教稚子也。然據史遷所說。是讀育子兩字連文。教字單出。與許君說文不同。許君解育爲養。謂教養子使作善。是讀教育兩字連文。子字單出。此猶古文尙書教胄子。鄭王馬姚所讀各異也。鄭王注云。胄子。國子也。是讀胄子兩字連文。教字單出。馬注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姚方輿傳云。胄長也。子。謂天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也。教長國子中和祇庸孝友。馬云教長子弟。姚云教長國子。俱是讀教胄兩字連文。子字單出。其上文云。胄長也。此長字乃長養之長。與說文訓育爲養義同。

抱 經 閣 集

若誤認爲長幼之長。則下文教長兩字。爲不辭矣。特是胄字無長養義。馬云胄長。蓋用今文以解古文。而讀胄爲育。故以長養之長訓之。姚探馬注爲傳。故其義亦從馬。而解教胄爲教長也。或云胄育兩字。聲不相近。馬安得讀胄爲育。曰、爾雅釋獸猶如兜。舍人本猶作鬻。而胄從由聲音近猶。育從肉聲音近鬻。猶既可讀爲鬻。則胄亦可讀爲育矣。且惟胄育音近。故古文尙書作胄。今文尙書作育。否則今古文曷由相通耶。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不知胄育兩字爲今古文。見說文解字部。周禮大司樂鄭注。俱引虞書教育子。遂謂古文舊本原作育。今本作胄。乃衛包所竄改。徑易經之胄字作育。豈知馬鄭王古文注。見於史記集解尙書釋文者。字皆作胄乎。卽禮記王制鄭注。亦引虞書作教胄子。不與周禮大司樂注同乎。未加深考。率爾翦滅古文經字。反以今文之育。當古文之胄。妄矣。

夙夜浚明有家

古文浚明有家

謹案古文尙書浚明有家。今文尙書作翌明有家。史記夏本紀云、日宣三德。

抱 經 閣 集

蚤夜翌明有家。此今文浚明作翌明之證也。翌與翼通。爾雅釋詁云翼敬也。明與孟通。勉也。翌明有家者。謂敬勉其德。以有此家也。古文尙書浚字亦當用今文說訓敬。廣雅釋詁云。浚敬也。方言六亦云。浚敬也。浚明有家者。亦謂敬勉其德。以有此家。義與今文同。至馬注云。浚大也。僞孔傳云。浚湏也。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以爲未詳段氏玉裁。古文尙書撰異云。浚當是俟字之誤。古竣字多假作俟。俟須也。卽竣須也。俟、大也。卽說文人部之俟也。段氏以俟字解馬孔兩注說最巧合。然浚俟形不相似。無由誤俟爲浚。則段說非也。竊謂浚非誤字。馬云。浚、大也。馬蓋讀浚爲駿。爾雅釋詁。駿、大也。故馬以大釋浚也。孔云。浚、湏也。孔蓋讀浚爲竣。廣雅釋詁云。竣止也。止有待義。湏亦訓待。是止與湏訓同。竣止也。卽竣須也。故孔以湏釋浚也。然馬孔訓大訓須。於經義皆不能怡然理順。不如今文之義爲長。

暨益奏庶稻食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懋遷

有無化居

古文上稻食作稻食下鮮食作食

謹案史記夏本紀云。令益予衆庶稻。可種卑溼。又云。與益予衆庶稻鮮食。此即經之暨益奏庶鮮食也。史記多用今文。據其所引。是今文尙書於鮮食之上。加一稻字。然稻鮮食之義難通。竊意史記用今文。必但作稻食。讀者箋記古文鮮字於旁。寫者竄入正文。遂作稻鮮食耳。此與漢書翟方進傳載莽大誥。用今文尙書民儀九萬夫之文。讀者箋記古文獻字於旁。寫者誤竄入正文。遂作民獻儀九萬夫。其與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此即經之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也。第玩食少兩字。知今文尙書鮮食必作食鮮。鮮之義訓少。故史遷以食少代之。而下屬懋遷有無化居爲句。蓋與古文字異義異。并句讀亦因之而異矣。洪氏頤爐讀書叢錄。不知史遷所云稻食。即經鮮食。所云難得之食。即經艱食。乃云太史公以艱食爲稻食。故兩引皆出稻字。誤一。又不知史遷所據今文作食鮮。故用食少兩字爲訓。乃云上文旣言稻食。下文不必重言。故以鮮食爲食少。

抱 經 閣 集

誤二。豈非攷覈之未精。致有此失與。

烝民乃立

古文烝民乃粒

謹案古文尙書烝民乃粒。史記夏本紀作乃定。攷定爲立之訓詁字。此必今文尙書作乃立。故史遷以乃定兩字代之。即古文尙書粒字。亦立之同音假借。古時凡偏旁從立得聲之字。俱與立相通。周禮司市市師洫焉。又胥師賈師洫于介次。故書洫作立。鄉師執斧以洫匠師。故書洫作立。大宗伯洫玉鬯。故書洫作立。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故書位作立。鄭司農注云。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位。左傳昭廿二年杜注子朝有欲位之言。釋文謂位本作立。觀洫與位之通立。即知粒字亦可通立。烝民乃粒者。謂烝民乃立也。猶毛詩之立我烝民耳。立者存立。言播奏艱食鮮食。懋遷有無之後。烝民乃得存立也。然則古文尙書之粒食。即今文尙書之立食。粒者假借字。立者正字。解古文粒食。而又增一食字。皆所未安。

禹拜昌言 一作讜言

古文禹拜昌言

抱 經 閣 集

謹案古文尙書昌言。今文尙書作黨言。張平子碑云。黨言允諧。此今文尙書昌言作黨言之證也。逸周書祭公解。亦云拜手稽首黨言。與今文尙書同。黨言或作讜言。孟子公孫丑上。禹聞善言則拜。趙注引書曰。禹拜黨言。漢書叙傳上云。今日復聞讜言。敘傳下云。讜言訪對。文選班固東都賦云。讜言宏說。典引云既感群后之讜辭。郭究碑云。懷刑拜讜。此皆今文尙書作讜言之證也。昌黨聲近。字得相通。故古文尙書作昌。今文尙書作黨。黨讜字同。故今文尙書黨又作讜。或云史記多以訓詁字代經文。五帝本紀引經作禹拜美言。正與說文解字日部。昌、美言也之訓相合。是史遷所據今文本。原作昌言。故以美言兩字代之。又漢書王莽傳云。或貢昌言。是班氏所據今文本。亦有作昌言者。豈可專以昌言屬古文。黨言屬今文乎。今案或說非是。史記既用今文。則此美言兩字。決非古文昌言之訓詁字。攷廣雅釋詁黨美也。是黨字原有美義。可見史記之美言。正爲今文黨言兩字作訓。或人云云。由未知黨可訓美耳。又班氏用今文黨言。屢見於漢書叙傳東都賦典引。

不一而足。王莽傳作昌言。當是淺人轉寫。依古文尙書所改無疑。不得據此。遂謂今文亦作昌言也。

在治忽 七始訓或作七政忽

古文在治忽

抱 謹案在治忽。史記夏本紀作來始滑。集解云。尙書滑字作留。音忽。鄭云云。留者笏也。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索隱云。古文尙書作在治忽。今文尙書作采政忽。各隨字解之。今此云來始滑。於義無所通。蓋來采字相近。滑忽聲相亂。始又與治似。因誤爲來始滑。今依今文音采政忽三字。漢書律厯志云。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訓。又與史記所載。索隱所引異。今即諸說攷之。據集解云云。是鄭本尙書忽作留。裴駟在劉宋時所見之尙書本亦作留。然據索隱。知司馬貞在唐時。所見之尙書本已作忽。同於今本。案忽留兩字。古多通用。如春秋鄭昭公忽。說文曰部引作留。論語微子篇仲忽。漢書古今人表作中留。故經文在治忽。鄭本作在治留。此皆古文尙書也。今文尙書則作七始滑。又作七始訓。與七政忽。七字。古常假棗字爲之。

集 閣 經 抱

抱 經 閣 集

太元元攤云。運諸棗政。元掬云。椀擬之二棗。王莽侯鈺銘云。重五十棗斤。俱假棗爲七。史記夏本紀來字。當屬棗字之譌。蓋漢書作七政忽字。史記作棗。是同音假借字。因棗字漢隸作棗。與來之俗體作來。形最近似。後人轉寫。遂譌而爲來耳。左氏襄二十年經。邾庶其以漆闔邱來奔。釋文云。漆本或作涿。此涿字卽漆之譌字。觀春秋經之漆譌爲涿。則史記之棗譌爲來可知。索隱所引今文。曷爲不作棗而作采。此又有故。今文尙書。晉永嘉時已亡。惟漢熹平石經殘碑。唐時尙存。司馬貞獲見其拓本。故其箸史記索隱。於五帝本紀云。岫夷。今文尙書及帝命驗作禺鐵。又云古文作不怡。今文作不怡。於夏本紀云。明都。爾雅左傳謂之孟諸。今文亦然。又云。古文尙書作熒波。此及今文竝云熒播。與此條所引古文尙書作在治忽。今文尙書作采政忽。皆是據石經拓本爲說。非鑿空妄談。但蔡邕用漢隸寫石經。棗字作棗。棗與采形亦近似耳。

萬邦黎獻

黎獻

抱 經 閣 集

謹案古文尙書黎獻。今文尙書作黎儀。據斥彭長田君碑云。安惠黎儀。伐姦討輕。泰山都尉孔宙碑云。乃綏二縣。黎儀以康。堂邑令費鳳碑云。黎儀瘁傷。涕泣連漣。漢碑多用今文。此三碑皆言黎儀。是必古文臯陶謨黎獻。今文尙書作黎儀。故此三碑摘用之。洪适隸釋跋費鳳碑讀黎儀之儀。爲旌倪之倪。由不知黎儀二字是用今文尙書耳。古文作獻。今文作儀者。儀字古讀爲俄。獻字轉音古讀爲犧。亦讀爲莎。二字註在古音歌戈部。古又讀獻爲儀。周禮鬱齋獻酌。鄭司農注云。獻讀爲儀是也。又郭璞爾雅音云。犧音儀。說文解字車部云。犧從車義聲。或作𨾏。從金獻聲。此皆獻儀二字音同之證。廣雅釋詁云。儀賢也。爾雅釋詁云。儀善也。論語文獻不足故也。何晏集解引鄭注訓獻爲賢。酒誥女劓瑟殷獻臣。孔傳訓獻爲善。賢善義相近。故獻與儀同訓爲賢。亦訓爲善。此又獻儀二字義同之證。故今文尙書獻作儀也。再者古文黎獻。亦作民獻。今文尙書則作民儀。說別詳大誥民獻有十夫條。

抱 經 閣 集

經
解

四
八

子微 太師少師 古文父師少師

抱 經 閣 集

謹案古文尙書父師少師。今文尙書作太師少師。史記宋世家云、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又云、紂殺王子比干。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殷本紀亦云、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又云。比干剖心。箕子奴。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此皆今文尙書。父師少師。作太師少師之證也。案宋世家於殺比干後。乃言太師少師。勸微子去殷。本紀於比干死。箕子奴後。乃言太師少師奔周。則太師少師。不得如古文尙書。鄭注謂爲箕子比干明甚。據周本紀云、紂昏亂暴虐滋甚。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是太師少師。乃紂之樂官。太師疵少師彊也。又論語微子篇云。太師摯適齊。少師陽入於海。漢書古今人表。列太師摯少師陽在伯夷叔叔之下一格。以爲殷紂時樂官。禮樂志云、殷紂斷棄先祖古樂。迺作淫

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樂官師摯。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董仲舒傳云。殷紂殺戮賢知。守職之人。皆奔亡逃入河海。亦與古今人表同。以師摯諸人爲殷紂時樂官。摯與疵。陽與疆。音俱相近。是論語之太師摯。少師陽。即周本紀之太師疵。少師疆矣。蓋傳聞異辭。名字因之而變。即所適之地。亦不相合。而其事則一也。

我舊云孩子

古文我舊云刻子

謹案我舊云刻子。論衡本性篇引作我舊云孩子。此用今文尙書。故與古文異。然古文刻子。今文孩子。說者多誤。於經義不能怡然理順。馬注云。刻。侵刻也。僞孔傳云。刻。病也。病子不得立。案箕子因微子之賢。言於帝乙。請立微子。不可謂爲侵刻傷害。馬說非是。傳云。病子不得立。病當讀如論語堯舜其猶病諸之病。傳蓋以病子兩字解經刻子。但經止云刻子。并無不得立之文。是傳義亦未當。王充論衡引今文作孩子。而釋爲紂。其說尤失於

抱 經 閣 集

不辭。竊謂古文之刻子。今文之孩子。即箕子也。刻字孩字。偏旁俱從亥聲。古讀亥與箕聲近。同在上音之部假刻與孩爲箕。易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漢書儒林傳云。蜀人趙賓爲易。以爲箕子者。萬物方芟茲也。釋文引劉向說云。今易箕子爲芟茲。鄒湛云。荀爽訓箕爲芟。詁子爲茲。又淮南時則訓爨其燧火。高誘注云。芟讀芟備之芟。案箕字亦與箕同。據此。則從亥聲之芟字。本與箕通。準彼以例此。可證從亥聲之刻字孩字。亦可與箕通矣。然則古文之刻子。今文之孩子。皆謂箕子。說者不知爲假借字。因而誤說耳。經文當讀連下王子爲句。弗出爲句。我乃顛隳爲句。上文詔王子出廸。爰師已勸微子出遯矣。是不獨今日王子謀出。我始勸之。且不獨王子當出。我舊日已言箕子王子皆當出。若不出。則我殷乃顛隳矣。父師少師。非箕子比干。此時微子謀去。正因箕子囚。比干死。則所與謀去之人。不得謂爲箕子比干明甚。史記周本紀。以爲紂樂官太師疵少師彊是也。馬融僞孔以父師少師爲箕子比干。則刻子兩字。自不得指爲箕子。遂致經義詘齟爲病。

耳。

經解

五二

羞用五事

古文敬用五事

抱經閣集
謹案敬用五事。漢書五行志藝文志。竝作羞用五事。又孔光傳。光對日蝕事。引書。亦作羞用五事。此用今文尙書也。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羞當爲苟。說文苟部云。苟。自急勅也。五事乃切身之事。人當自整勅者。於苟義爲允當。於羞義無取也。苟字古人作羞。羞與羞字畫相似。故羞誤爲羞。江氏鳴盛尙書後案亦云。敬字從支。而其左從苟。說文苟從羊省。若古文。羊不省。若類羞。遂譌爲羞。以形相似也。今按其說殊不然。漢書引經作羞用五事。兩見於五行志。一見於藝文志。一見於孔光傳竝作羞。則羞非羞字之譌明甚。且藝文志於羞用五事之下。卽釋之云。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進爲羞之訓詁字。載在爾雅。故班氏以進訓羞。若是羞字。無由訓爲進矣。然則羞非羞字之譌。得此一語。尤屬左證。江氏王氏徒見羞與羞俱從

抱

羊。其形相似。遂謂着譌爲羞。何不思之甚耶。究其致誤之由。總由不知漢書作羞。是用今文尙書。故爾凭臆爲說耳。果如所云。改羞爲着。則今文之經字滅矣。

五曰思。心思。心曰容。容作聖。

古文五曰思。思曰容。容作聖。

經

閣

集

謹案古文尙書五曰思。思曰容。容作聖。今文尙書作五曰思心。思心曰容。容作聖。徧攷群書。其證有四。今本尙書大傳洪範五行傳云。五事曰心。維思。思之不容。是謂不聖。據大傳鄭注云。凡貌言視聽思心。一事失。則逆人之心。思也。所謂聖者。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又云。六事。貌言視聽思心。王極也。又云。君思心不通。則不能心明其事。又云。思心曰土。又云。眷與思心之咎同。若依今本作心維思。鄭注不應以思心連文。與貌言視聽並言。且重見疊出。不一而足。續漢書五行志。晉書隋書五行志。並引五行傳云。思心不容。是謂不聖。則今本明係爲誤。亟當改正。此一證也。今本春

抱 經 閣 集

秋繁露述五行五事云。五曰思。思曰容。容者言無不容。又云。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仲舒繁露。多用今文。此述五行五事。蓋本伏生五行傳。故容作容。但傳作思心。繁露所述。思下亦當有心字。今本無心字。由後人依古文尙書刪之。此二證也。今本漢書五行志。引經曰。五曰思。思曰容。容作聖。又引傳曰。思心之不容。是不聖。班氏說之云。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按志引經與傳。各容字皆本作容。班云容寬也。本作容寬也。故下云上不寬大包容。則不能居聖位。語意一氣銜接。儻作容字。則上下不相貫串矣。今本作容者。蓋由淺人不知漢書引經作容。是用今文尙書。彼見古文尙書作睿。而說文解字谷部有睿字。訓爲深通川。與睿之訓爲深明也通也。義近。意謂睿容爲一字。漢書作容。字形與睿相似。容必睿字之譌。遂爾改容爲睿。轉寫者又脫去一畫作容。顏師古不加攷正。據作容之誤本以作注。於思曰容句。引應劭云。容

抱 經 閣 集

通也。古文作睿。此皆師古以依正文以改注。決非應劭之舊。應氏原注。當是容古文作睿。睿通也。其云容古文作睿者。謂古文尙書作睿。與漢書作容別也。此與韋昭王莽傳注云。古文台爲嗣。楊雄傳注云。古文隔爲擊。孟康食貨志注云。祖古文言阻。古同一例。下文又蒙睿字訓爲通者。上古文作睿。是記古文與今文異字。此云睿通也。是記古文與今文異義。師古不曉應注古文二字。係指古文尙書。而以古文爲古字。強謂睿爲容之古文。而容爲睿之誤字。因刪去容字。又改睿通也爲容通也。移置在古文作睿之上。重紕賾繆。莫此爲甚。師古之前。應氏原註。斷不如今本云云可知。師古又于容作聖句。引張晏云。睿通達以至於聖。此七字文不成義。度張氏原注。當是容古文作睿。睿通也。通達以至於聖十四字。今但存七字。亦由注中容字。與正文容字不合。故師古因而刪改耳。且師古之妄。不但據誤本容字。以改舊注容字也。案志引經文五曰思。思曰容。本作五曰思心。思心曰容。故下篇傳文即依經文爲說云。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班氏又說之云。

抱經閣集
思心者、心思慮也。應劭注五曰思心句。其原文當是心思慮三字。蓋用班氏原語作注。以釋思心之義。乃淺人既依古文尙書。刪去正文心字。顏師古又依淺人所刪。併改應注之心思慮。爲思思慮。甚矣。其不知而作也。由是觀之。漢志引經。容本作容。思下本有心字。確然可信。此三證也。再攷五行志中篇下篇。具載劉歆貌傳言傳視聽傳思心傳之文。若經文不作思心。劉歆說五行。無由有思心傳。中篇所云。溫與生蟲。故有羸蟲之孽。劉歆以爲屬思心不容。又云。劉歆以爲庶徵皆以蟲爲孽。思心、羸蟲孽也。下篇又云。思心氣毀。故有牛齕。又云。凡思心傷者病土氣。又云。秦文惠王初都咸陽。廣大宮室。思心失逆土氣。又云。梁孝王田北山。有獻牛足出背上。應奸上之象。皆言思心失逆所致。由是觀之。漢志引經。思下有心字。此四證也。有此四證。今文家說爲長。

五是來備一作五氏來備

古文五者來備

抱 經 閣 集

謹案尚書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史記宋世家曰風之下。無曰時二字。五者來備。作五是來備。此今文尚書也。續漢書律厯志。安帝延光中。尚書令忠上奏云。三階以平。黃龍以至。刑犴以錯。五是以備。即是用今文尚書語。足與史記相印證。又後漢書李雲傳。雲露布上書曰。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章懷注云。史記曰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五是來備。各以其叙。是與氏古字通耳。荀爽。在廷對策陳便宜曰。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韙咸備。各以其叙。章懷注云。韙。是也。史記曰五是來備。觀李雲荀爽所引。又與史記續漢志異。蓋同一今文尚書。而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傳習之本。容有不齊。故爾參差如是。古文尚書五者來備。今文尚書五者作五是。又作五氏。或作五者。猶之堯典宅堯夷。今文尚書堯夷作禺隸。又作禺鐵。或作郁夷耳。其字雖異。要皆相通。韙爲是之轉注。氏則是之假借也。章懷注謂是與氏古字通。徧攷羣書。尚可枚舉。儀禮觀禮太史是右。古文是爲氏。周禮射氏注引此。

抱經閣集

正作太史氏右。士氏禮惟是三族之不虞。白虎通作惟三族之不虞。禮記曲禮上是職方。鄭注云、是或爲氏。論衡非韓篇龐攔是。韓非子說難三作龐糲氏。漢書地理志西河郡有脫是縣。說文解書角部作脫氏。漢志又云。造父後有非子。至元孫氏爲莊公。顏師古注云。氏與是同。古通用字。班固幽通賦氏中葉之炳靈。氏卽是字。韓勅修孔廟後碑。於氏憤懣之思。亦以氏爲是。張遷碑張是輔漢。世載其德。又以是爲氏。皆二字相通之明證也。

且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

古文予仁若巧多材多藝能事鬼神

謹案古文尙書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史記魯世家作且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予仁作且巧。能字上屬。連巧字讀。無若考二字。此今文尙書也。故與古文異。予仁之義。以今文且巧證之。仁當是佞字之假借。佞字從仁得聲。古讀佞如仁。左氏襄三十年經天王殺其弟佞夫。公羊作佞夫。國語晉語佞之見佞。果喪其田。皆讀佞如仁之證。仁與佞同聲。故借仁

抱 經 閣 集

爲佞。佞者巧也。古文作佞。今文作巧。字異而義同。阮氏元鞏經室續集釋佞云。虞夏時尙無仁字。何有佞字。至商周之間。始有仁佞二字。佞從仁。更在仁字之後。故佞與仁相近。不甚相反。周之初。尙有用仁字以寄佞義者。不似周末甚多分別也。說文佞巧譎高材也。從女仁聲。巧是一義。材又一義。柔調又一義。禦口給又一義。屬文時當用何義。則以何義釋之。金滕曰予仁若考者。言予且之巧若文王也。巧即佞也。佞從仁聲。故仁可爲佞借。古者事鬼神當用佞。金滕之以佞爲美。借仁代佞者。因事鬼神也。故論語謂祝鮀之佞治宗廟。卽金滕仁巧。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之義。所以金滕借仁代佞也。史記魯世家。以且巧二字代予仁二字。此巧字卽訓金滕仁字。仁讀爲佞。佞即巧也。後世佞字。全棄高材仁巧之美義。而盡用口譎口給之惡義。不敢如史記以巧佞屬之周公矣。是故解文字者。當以虞夏商周初周末分別觀之。阮氏謂史記以且巧二字。代古文金滕予仁二字。其說似非。史記若用古文本。以且巧代予仁。則且巧之下。應有若考二字。否則亦當

抱 經 閣 集

以訓詁字代之。易若考爲若文王。而史記無此。於巧字下直接能字。以且巧能爲句。是文字句讀。俱與古文異。蓋史遷所據之今文。原屬如是也。彼徒見佞義訓巧。古文金滕之仁卽是佞。佞卽是巧。故謂史記以巧訓仁。殊不知古文之訓詁字。往往爲今文之經字。如堯典寅饑內日。內於大麓。內入也。今文卽作寅饑入日。入於大麓。洪範不離於咎。離麗也。今文卽作不麗於咎。雒誥奉蒼天命。蒼對也。今文卽作奉對天命。無逸罔或克壽。或有也。今文卽作罔有耆壽。顧命達殷集大命。達通也。今文卽作通殷就大命。據此數條。則金滕之借仁爲佞。佞義爲巧。史記卽作巧字。確是用今文尙書。非史遷自出己意。以訓詁字易經文也。阮氏未攷及此。故說有誤。然其謂古文仁字。卽佞字之假借。極有卓識。尙書多古字古言。得此闡明之。洵可發千古之覆。且因此以推。并知今古文仁巧相通之由。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不曉以巧抵仁字。反以巧抵考字。而目仁若二字爲衍文。孫氏星衍尙書今古文注疏。仍依江氏。以巧抵考。又小變其說。讀予仁若考能爲句。若訓

抱 經 閣 集

爲順。謂仁順巧能也。聲案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載召仲考父壺銘。其文有云。𠄎中丁父自作壺。考字作𠄎。說文解字𠄎部云。𠄎古文又以爲巧字。是考與巧本可假借。但此處考字。實指文王。非巧字之假借。且史記且巧連文。明明以此當予仁二字。予爲周公自稱。故以且當予。則巧字自不得越仁若二字。以當考字。使仁若二字無著落。江氏亦知其說之破綻。遂舉仁若二字。目爲衍文。何其果於自信。不憚芟聖經以就已說耶。至孫氏云云。義亦未協。攷下文云。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史記以王發代元孫二字。訓若爲如。此言武王不若周公也。本句云。予仁若考。此考字當指文王。若亦當訓爲如。言周公如文王也。上下五句。文勢相同。一正一反。緊相對屬。不應下若字訓爲如。上若字訓爲順也。不應不若且有所指之人。若考無所指之人也。訓上若爲順。則與下不若且戾異矣。孫氏之說。雖與江氏小異。而其誤相等。總由認考字爲巧字。而不知古文仁字今文正作巧也。

天大雷電以風

抱經閣集

謹案古文尙書天大雷電以風。今文尙書雷電作雷雨。曷以見其然。顏師古漢書梅福傳注。引尙書大傳云。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儒林傳注。及章懷太子後漢書張奐傳注。所引竝同。周舉傳注。引鴻範五行傳云。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木拔。論衡順鼓篇亦云。周成王之時。天大雷雨。禾偃木拔。惟感類篇云。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引經作雷電。不作雷雨。然攷下文云。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又云。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又云。一雷一雨之變。又云。秋夏之際。陽氣尙盛。未嘗無雷雨也。又云。當雷雨時。成王感懼。又云。成王心疑於不以天子禮葬公。卒遭雷雨之變。又云。雷雨之至。天未必責成王也。又云。成王有周公之疑。聞雷雨之變。安能不振懼乎。又云。雷雨之至也。殆自天氣。又云。雷爲天怒。雨爲恩施。使天爲周公怒。徒當雷不當雨。今雷雨俱至。天怒且喜乎。篇中雷雨字。層見疊出。據此以言。則上文引經作雷電。自是後人依古文尙書所改。其原文必作雷雨無疑。此皆今文尙書雷電作雷雨之證。

抱 經 閣 集

文記魯世家云。秋未穫。暴風雷雨。太平御覽五百七十八載蔡邕琴操。說周金滕云。周公奔于魯而死。成王以公禮葬之。天乃大暴風疾雨。亦是用今文尙書也。或據論衡感類篇云。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奔楚。故天大雷雨。以悟成王。毛詩豳風伐柯篇鄭箋云。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遂謂古文家與鄭君述金滕事。俱作雷雨。是古文尙書。與今文尙書同。今本作雷電。恐傳僞孔所竄易。案或說非是。不可不辨。攷漢書儒林傳稱。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滕。多古文說。段氏玉裁古文尙書撰異云。此謂諸篇有古文說耳。非謂其文字。多用古文。五經異義。每云古某說。今某說。皆謂其義。非謂其文字。段說至確。足發千古之覆。論衡述古文家之言。猶史記之載古文說。其文字仍用今文。不得因古文家二字。而謂其所言者爲古文尙書也。鄭君雖傳古文尙書。然其注周禮。往往引用今文。不一而足。詩伐柯箋既言雷雨。不言雷電。亦是用今文可知。若因鄭傳古文。概指其所引者爲古文

尚書。曷爲周禮注引書。又用今文尚書耶。然則古文家所說。鄭箋所述。皆非古文經。而必執此以攻僞孔。謂其竄改雷雨爲雷電。謬矣。攷徐幹中論智行篇云。天乃雷電風雨。以彰周公之德。魏世古文盛行。故徐偉長用古文尚書。不作雷雨而作雷電。觀此。益知雷電爲古文經字。非僞孔所竄改也。孫氏是衍尚書今古文注疏。據史記魯世家。鴻範五行傳。謂經文當作雷雨。電是誤字。蓋由不知作雷電者爲古文。作雷雨者爲今文。故爾云云。其誤正與或說同。又案下文天乃雨。今文亦與古文不同。琴操云。成王懼。取所讒公者而誅之。天乃反風霽雨。是古文天乃雨。今文作天乃霽也。蓋古文言天大雷電。而不言雨。故下文曰天乃雨。今文既言天大雷雨。則下文當言天乃霽。不當復言天乃雨。雨止曰霽。故論衡感類篇云。決以天子禮葬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卽以上雨代霽字。然皆不關本經大義。經言公居東。無奔楚之事。言公死者。雖今文家說。不合經旨。成王親迎公歸。始東征以平定天下。然後制禮作樂。歸政明農。周制明備。皆公制作成之。若此時公

抱 經 閣 集

死。天下大事去矣。

若兄考乃有爻伐厥子民養其勸勿救

古文若兄考乃有友

伐厥子民養其勸勿救

抱 經 閣 集

謹案莽大誥云。若祖宗乃有效湯武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此用今文尙書。故友作效。養作長。養作長者。夏小正傳云。養長也。是長義與養同。故字得通借。友作效者。段氏玉裁古文尙書撰異云。爻爻二字形相似。今文尙書爻蓋作交。今文家說必有云爻者效也。效湯武也。故莽用其說。孫氏星衍尙書今古文注疏云。漢書用今文說。而云效湯武伐厥子。則不得謂武庚伐成王也。湯武乃周公自比。厥子謂武庚也。竊謂孫氏之說似非。上兄考乃周公稱武王。蓋武王於周公爲兄。而崩後入廟稱考。故稱兄考也。下子字乃周公稱成王。蓋成王於武王爲子。故稱子也。經意謂若兄考武王。既官堂官構。官播官穫。乃有殷頑武庚。假托湯武以伐其子成王。凡爾邦君御事。爲

抱 經 閣 集

民長者其可相勸止弗救乎。如此詮釋。自然理順。若依孫氏說。以子字屬武庚。義終有礙。武庚叛人。周公何故稱之爲子。且與上兄考句語意不相貫矣。倘因效湯武三字致疑。謂武庚伐成王。不當稱爲效湯武。則武庚之叛。藉口復商。殷之頑民。爲所煽誘。無不稱爲義舉。故今文家說釋文爲效。而以效字爲效湯武。莽大誥倣之。亦謂翟義劉信效湯武以伐劉氏子孫也。蓋效者假托之謂。以武庚伐武王。爲假托湯武行事。今文家實有此說。孫氏云云。殆未深考耳。古文尙書交作友。長作養。經字雖與今文異。而大旨畧同。友字指武庚言。友伐厥子。卽謂武庚伐我成王。經義自明。仍依今文訓爲長。否則民養二字費解矣。僞孔傳不知訓養之義。與顏師古注漢書莽大誥。泥僞孔傳。反訓長爲養。非所謂重紕繇繆耶。

民獻有十夫

謹案古文尙書民獻有十夫。尙書大傳周傳作民儀有十夫。是今文尙書民獻

抱 經 閣 集

作民儀也。古文苑載班固北征頌云。民儀響慕。群英景附。民儀二字。亦是
用今文尙書。惟漢書翟方進傳載莽大誥云。宗室之儻有四百人。民獻儀九
萬夫。儀上有獻字。莽用今文尙書。不作民儀而作民獻儀。殊與大傳不合。
此獻字必係淺人依古文大誥所增。或由讀者箋記獻字于儀字之旁。轉寫遂
沾入正文也。案顏師古注下文云。我用此宗室之儻。及獻儀者。共謀圖國
事。則師古所見本。已有獻字。然攷孟康注云。民之表儀謂賢者。注不云民
之獻儀。而云民之表儀。則正文無獻字可知。又下文云。宗室之儻民之表
儀。益足證上文爲民儀九萬夫。無獻字也。師古不細攷孟注及下文。而竟依
民獻儀之誤本以作注。未免憤憤。且今之民儀。卽古文之民獻。王莽本用今
文。故云民儀九萬夫。今合今古文爲一。而作民獻儀九萬夫。斯爲不詞矣。
古文作獻。今文作儀者。儀古讀爲俄。獻古讀爲儀。亦讀爲莎。二字同在古
音歌戈部。故字古通。觀鄭司農注周禮鬱齊獻酌。獻讀爲儀。是其明證。

惟丙午蠢

古文惟丙午臚

抱 經 閣 集

謹案古文尙書維丙午蠹。王應麟藝文志攷。載漢世諸儒引經異字。作維丙午蠹。此用今文尙書也。古文肫字。今文作蠹者。說文解字虫部云。蠹古文蠹字。大誥越茲蠹。左氏昭二十四年傳今王室實蠹蠹焉。魏三體石經殘碑。作粵茲蠹。今王室實蠹蠹焉。卽說文所載古文也。廣雅云。蠹出也。攷工記梓人鄭注云。蠹作也。出也。又蠹從春得聲。字通作春。尙書大傳云。春出也。物之出也。是春字蠹字。俱有出義也。竊謂古人訓詁。依聲取義。審其義即可定其聲。春蠹既訓爲出。則春蠹之轉音。古必讀與出同。而肫字亦從出聲。故蠹肫兩字。得相通借。否則古文肫字。今文無由通作蠹矣。顧肫字之義。說文釋爲月未盛之明。漢書律曆志引古文月朏篇云。三日曰肫。僞孔傳云。月三日生明之名。而蠹字之義。以解此經頗難曉。殊不知蠹義爲出。出者生也。易說卦傳萬物出乎震。虞明云。出生也。文選魏都賦注引劉瓛周易義云。自無出有曰生。然則蠹者卽謂朔之三日。月霸生明。與古文之肫。字異而義同也。或疑維丙午蠹。不過漢儒引經之異文。果何所據而定爲

文尙書。答云。凡古文尙書惟字。今文尙書皆作維。觀隸釋載漢石經尙書殘碑八維。字皆從系。可見此經維丙午蠹之維亦作維。故定爲今文尙書也。

抱 經 閣 集

乃勅乃憲既延

古文乃逸乃諺既誕

謹案古文尙書乃逸乃諺既誕。隸釋載漢石經尙書殘碑。作乃勅乃憲既延。此今文尙書也。逸作勅者。下文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石經作毋勑于遊田。可證古文逸字。石經皆作勑。廣雅釋詁云。勑戲也。釋言云。勑孺也。當是用今文尙書舊說。曹憲注廣雅。音勑爲逸。正與石經合。嘑作憲。誕作延。段氏玉裁古文尙書撰異。謂其義未詳。今攷誕憲二字。同爲古音元部之去聲。同部之字。得相通借。故古文嘑字。今文作憲。詩板篇無然憲憲。毛傳云。憲憲猶欣欣也。凡常人安佚。則湛樂是圖。乃憲既在乃逸之下。憲字之義。自當訓爲欣樂也。誕字從延得聲。誕延二字。同在上音元部。今文之延。卽誕之假借字。其省言作延。猶之籀文誕字。省正作這也。段氏云云。

蓋未細攷耳。

惠鮮鰥寡

抱經閣集

謹案漢石經尙書殘碑。于懷保小人下。有惠于矜三字。闕一寡字。漢書河間獻王傳云。惠于鰥寡。谷永傳云。懷保小人。惠于鰥寡。後漢書明帝紀云。懷柔百神。惠于鰥寡。凡三引書。與皆石經合。此今文尙書也。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據石經及谷永傳。改經文惠鮮爲惠于。蓋不知作惠于者。是今文尙書。而作惠鮮者。乃古文尙書也。鮮卽斯之假借字。爾雅釋文云。鮮本或作誓。沈云。古作斯。據釋文知鮮斯古字通。故說文解字雨部霽字。從雨鮮聲。而云鮮讀若斯。詩有鬼斯首。鄭箋亦讀斯爲鮮。而云鮮齊魯之間聲近斯。蓋鮮之轉音。與斯相近。字得通借也。立政云。知恤鮮哉。詩蓼莪云。鮮民之生。二鮮字皆斯字之借。立政之斯。指王左右。蓼莪之斯。如論語斯民也。之斯。僞孔傳訓鮮爲少。毛傳訓鮮爲寡。竝非。又詩閟宮云。奚斯所作。攷左

氏閔二年傳。奚斯爲公子魚字。孟子庾公之斯。左氏襄十四年傳作庾公癸。字子魚。癸乃斯聲近之誤。公子奚斯名子魚。庾公之斯字子魚者。說文解字魚部云。鮮魚名。出貉國。彼借斯爲鮮。故名魚者字斯。而字魚者亦名斯也。爾雅釋山云。小山別大山鮮。言小山之別離大山者名以鮮。此鮮字卽斯之借。釋言云。斯離也。然則鮮斯二字。義得通用。經典具有明證。古文之惠鮮。鮮當訓斯。惠斯繆寡。與今文之惠于繆寡義同。蓋斯于皆語助詞也。僞孔釋此句云。加惠鮮乏繆寡之人。玩其意是訓鮮爲。王氏鳴盛尙書後案斥之。而訓鮮爲善。段氏玉裁古文尙書撰異。則謂惠鮮是惠于之誤。于字與羊字畧相似。又因下文繆字魚旁誤增。遂成鮮字。僞孔及王氏段氏。皆不知鮮卽斯之假借字也。

厥亦惟我周

謹案白虎通爵篇。引書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尙書大傳周傳。亦引書曰厥

抱經閣集

兆天子爵。而繫以無佚。與白虎通同。此用今文尙書也。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王鳴盛尙書後案。竝闕疑不解。附錄於無逸篇後。段氏玉裁古文尙書撰巽。謂厥兆天子爵。蓋古文尙書厥亦惟我周五字之駁文。段氏之識。勝於江氏王氏。然謂厥兆天子爵。爲古文。厥亦惟我周之駁文。說尙有失。兆與亦字形近似。易誤作亦。厥亦二字。自是厥兆之譌。但天子爵三字無由譌作惟我周。竊意周公曰嗚呼之下。古文尙書本有厥兆天子爵五字。與今文尙書同。而惟我周三字。則屬下太王王季讀。僞孔本譌厥兆爲厥亦。又脫漏天子爵三字。遂以厥亦惟我周爲句耳。其原文當是厥兆天子爵。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厥兆天子爵。猶肇基王迹之謂。言兆起天子之爵者。惟我周先世太王王季。能自抑畏故也。若非白虎通及尙書大傳。援引今文無逸。後人何由據之。以補古文尙書之闕乎。盧氏文弼校白虎通。不知此句爲今文無逸之經文。遽改無逸篇爲亡逸篇。謂尙書大傳有此文。乃後人誤據竄入。盧說殊誤。不可不辨。攷亡逸二字。義各不同。漢儒必分別言之。逸

者、其書尙存。但無師說。不爲諸儒所傳誦。如孔安國獲壁中古文。以今文字讀定三十四篇之外。又得增多二十四篇。藏於秘府。鄭注目爲逸書是也。亡者其書已灰銷煙滅。不存世間。如藁飭帝告釐沃典寶明居等四十二篇。爲孔氏古文所未有者。鄭注目爲亡書是也。然則亡者不言逸。逸者不言亡。亡逸二字。不得竝言無分曉也。况尙書大傳引厥兆天子爵。明明稱爲無佚之文。可據以作左證乎。若謂大傳有此文。遂誤據白虎通竄入。則大傳中有九共篇。引書曰予辯下土。使民乎平。使民無傲。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又是從何書竄入耶。盧氏非不知大傳引書。皆確然可信。特因厥兆天子爵之文。不見於尙書無逸。憑其私意。欲改白虎通所引之無逸爲亡逸。而大傳引此文。亦繫以無佚。適與白虎通合。不得不橫加詆斥耳。

亡教佚欲有國

文古無教逸欲有邦

抱 經 閣 集

謹案古文尙書無教逸欲有邦。漢書王嘉傳。引作亡教佚欲有國。無亡義同。教敖形似。逸佚音近。經籍彙詁四質逸下注云。通佚。佚下注云通逸。是逸佚本一字。故古書往往通用。尙書無逸論儒增篇作毋佚。又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儒增篇作毋佚乃佚。多士上帝引逸。論衡自然篇作引佚無逸乃逸乃諺。漢名經作乃勅。論語夷逸漢石經作夷佚。詩魚麗序。終于逸樂。釋文云逸本或佚。此皆逸通作佚之明證也。周禮庾人以阜馬佚。特杜子春注云。佚當爲逸。論語樂佚遊。釋文云佚本亦作逸。盤庚惟予一人有佚罰。國語周語作逸罰。孟子以佚道使民。三國志諸葛亮傳作逸道。又佚通作逸之明證也。凡古文逸字。今文俱作佚。觀論衡引書及漢石經遺字可見。至古文有邦。今文作有國。說已詳堯典協和萬邦條。

敷 賁 敷 前 人 受 命

謹案古文尙書敷賁敷前人受命。今文尙書作奔傳前人受命。無上敷字。據

漢書翟方進傳載莽大誥云。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以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其云予惟往求朕所濟度。此效經之予惟往求朕攸濟也。其云奔走以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奔與賁通。傳與敷通。此效經之敷賁敷前人受命也。莽大誥皆用今文尙書。細玩奔走以傳近五字。足見今文無上敷字。但作奔傳前人受命。故莽效之如此。其以奔爲走。傳爲近。亦用今文說。與孔傳訓賁爲大敷爲布不同。

繇湮洪水泊陳其五行

謹案隸釋。載漢石經。尙書殘碑。有伊鴻水。白陳其五行帝九字。塹作伊。洪作鴻。汨作曰。此今文尙書也。塹作伊者。攷塹字在古音諄部。伊字在古音脂部。諄部脂部之字。古恆通用。塹之通伊。猶振之通祇也。洪作鴻者。尙書之洪水。史記夏本紀宋微子世家。及呂氏春秋愛類篇。竝作鴻水。洪範。微子世家。及後漢書質帝紀。呂氏春秋貴信篇。作鴻範。文選四子講德

抱

經

閣

集

論云夫鴻均之世。李善注云。鴻與洪古字通是也。汨作日者。案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曰王厥反。從水曰聲。僞孔本作汨。蓋晉宋以來。俗字盛行。日與日幾于無分。故汨譌爲汨也。必知此經當爲汨而非汨者。詳經意當爲亂義。汨則是汨羅淵。乃水名。非其義也。方言云。汨疾也。疾流則湍亂。上林賦云。汨兮混流。是曰爲亂也。又古人訓話多反義。如亂之爲治。徂之爲存是也。說文云。汨治水也。反其義則爲亂。故知此當作汨。蔡邕石經作曰。蓋汨字省水爾。江氏辨正今本汨當作汨。而今文尙書汨作曰之故。遂因之而明。若是汨字。則今文尙書無由作曰矣。今文省汨作曰者。汨從曰得聲。一字音同。故假曰爲汨也。

公無困我

古文公無困哉

謹案漢書元后傳云。王鳳乞骸骨。上報鳳曰。書不云乎。公無困我。杜欽傳云。欽說王鳳曰。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書稱

公無困我。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引東觀書云。章帝賜東平憲王蒼書曰。宜勿隱。思有所承。公無困我。據此。是古文尙書困哉。今文尙書作困我也。然攷古文作困哉。語意不完。哉字當是我字之譌。古哉我二字相似。傳寫易於淆溷。說文解字水部云。泚水出蜀汶江徼外。東南入江。從水我聲。水經江水篇酈道元注。引呂忱曰。泚水出蜀。許慎以爲泚水也。案漢書地理志蜀郡青衣下云。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泚。汶江下云。泚水出徼外。南至南安東入江。是漢志所云泚水。即說文之泚水。泚字當爲泚字之譌無疑。古文尙書譌困我爲困哉。猶說文譌泚水爲泚水也。

予惟率夷憐爾

古文予惟率肆矜爾

謹案予惟率肆矜爾。論衡虛篇作予惟率夷憐爾。此用今文尙書也。論語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荀虛篇亦作哀憐而勿喜。可證古文矜字。今文多作憐字。矜者、齡之同音假借字。慧苑文解字矛部云。矜矛柄也。從矛今聲。

抱 經 閣 集

是矜字本義。原不訓爲矜恤。攷爾雅釋言。矜鹹苦也。郭璞注云。可矜憐者亦辛苦。苦即大鹹。釋文所據本矜作齡。云齡音矜。蓋矜苦字本作齡。苦即大鹹。故字從齒。釋文作齡乃正字。玉篇鹵部云。齡苦也。卽本釋言文。廣雅釋詁云。齡哀也。字亦作齡。今經典多借矛柄之矜爲齡。自矜行齡廢。世鈔知齡爲矜之本字矣。顧齡矜俱從今聲。而憐從舜聲。今聲在古音侵部。舜聲在古音眞部。二部之聲。相去絕遠。卽侵部之轉聲。古亦讀入東部。不入眞部。是矜字不得與憐字相通明甚。而古文矜字。今文乃作憐者。案齡矜當作齡矜。偏旁俱從令得聲。不從今得聲。唐沙門慧苑華嚴經音義卷上云。毛詩傳矜憐也。說文字統云矜矜也。皆從矛令。若從今者。音巨巾反。矛柄也。案玉篇。二字皆從矛令。無矛今者也。慧苑強分矜矜爲二。不曉矜卽矜之俗字。其識殊陋。然據其所引。知毛詩傳說文玉篇。舊本皆從矛令作矜。足正今本矜字之誤。且并知說文矛部矜字注。矛柄也之下。有矜也一訓。蓋矛柄爲正訓。矜也爲轉訓也。今本無也矜二字。由傳寫脫漏耳。又婁機漢隸字源

抱 經 閣 集

二十八山矜字注。引唐君頌不侮矜寡。詩至於矜寡。史記有矜在民間曰虞舜。十六蒸矜字注。引漢石經論語殘碑。則哀矜而勿喜。婁氏之書。采自碑版。是可見漢人皆從矜令作矜。正可證今本毛詩鴻雁序。及史記論語矜字之誤也。然則矜當作矜。確無可疑。矜字從令得聲。古讀令爲力珍反。與從彡聲之憐字。同在古音眞部。故齊風盧令令。說文解字大部引作盧憐憐。漢書地理志金城郡令居。孟康注亦云。令音連也。又凡從令之字。古亦讀力珍反。文選枚乘七發云。蔓草芳苓。曹子建七命云。攀芳苓之巢龜。李善注竝云苓古蓮字。李以苓爲古蓮字。卽知古讀苓如蓮也。更以三百篇證之。詩葳柳矜韻天臻。何草不黃。矜韻辛民。柔桑矜韻。旬民愼天。東方未明令韻顛。車鄰令韻鄰顛。十月之交令韻電。簡兮苓韻櫟人。采苓苓韻顛信。蠖棘命韻人烟信。揚之水命韻鄰。是凡從令聲者。皆與眞部之字爲韻。矜既從令聲。故得通眞部憐字也。若改矜作矜。則其字當從今聲。詳攷三百篇中。標梅今韻三。瞻仰令韻深。生民今韻歆。鹿鳴苓琴韻澁心。小星衮韻參。葛生

衾韵枕。下泉念韵浸。是凡從今聲者。皆與侵部之字爲韵。矜字既從今聲。則菴柳何草不黃柔桑二篇。必不用此字。以韻眞部之天臻。卒民旬慎。據阮氏元爾雅校勘記載宋斬爾雅單疏本云。可矜憐者亦辛苦。小雅鴻雁云。爰及矜人。又釋訓矜憐撫掩之也。疏引詩鴻雁亦作矜。即此二事推之。可知菴柳何草不黃柔桑二篇之矜字。舊本皆作矜審矣。後人不曉小學。并味古音。妄改從今之矜。爲從今之矜。不惟三百篇讀不合韵。試思矜憐二字不同部。古文尙書作矜。今文尙書何由通作憐乎。

肆高宗之享國百年

謹案五十有九年。史記魯世家作五十五年。洪适隸釋載漢石經尙書殘碑。作肆高宗之饗國百年。史記與石經。皆用今文尙書。而文字乖異如此。殊不可解。攷漢書五行志云。高宗禳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劉向傳。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向上奏曰。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

抱 經 閣 集

故高宗享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杜欽傳、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士。欽上對曰。高宗遭離雉之戒。飭已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論衡氣壽篇云。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四十歲矣。又異虛篇云。高宗改政修行。享百年之福。無形篇云。高宗悔過反政。享福百年。其說皆與石經合。惟史記作五十五年。豈三家之傳本各異。史遷所據。不同於蔡邕所刻耶。

又案石經于高宗饗國百年下。緊接自時厥後句。不隔一字。洪适釋云。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當在中宗之上。洪氏云云者。石經于丕則侮厥之下。中宗嚴恭寅畏之上。核計字數。尙殘闕六十餘字。此處若無祖甲之文。祇應闕二十一字。與碑不合。有之。則闕六十五字。適合石經殘闕之數。故知祖甲二節經文。在殷王中宗之上也。據此。是今文簡冊次第。與古文大異。不止文字之稍有歧互矣。竊謂祖甲一節。今文既列在中宗之上。則祖甲二字。今文必作太宗三字。斷不依古文作祖甲。何則。古文作祖甲。乃武丁之子。故列在高

抱經閣集

宗之下。若今文仍作祖甲。而反列在中宗之上。則先後之序。未免倒易。故知祖甲二字。今文必作太宗。蓋太宗即湯孫太甲。爲中宗太戊之祖也。據漢書韋元成傳。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於殷太甲曰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上言太宗中宗高宗。下卽繫以無逸。王劉之說。實本於今文尙書。倘今文無太宗二字。王劉必不能臆造典故。而爲此言。是祖甲一字。今文作太宗。攷諸漢書。顯有左證也。然則古文其在中宗。其在高宗。其在祖甲。今文必作其在太宗。其在中宗。其在高宗無疑。由此推之。下文云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今文尙書亦必作自殷王太宗。及中宗。及高宗。決不與古文尙書同也。王肅在魏世。尙得見今文。其注尙書。以祖甲爲太甲。實本今文說。然肅用今文注古文。而仍依古文之序。則太甲在高宗之下。先孫後祖。義不可通。故遂妄爲之說云。先高宗。後太甲。先盛德。後有過也。果如肅說。是以德爲先後。不以世次爲先後。曷爲盛德如周文王。經文反叙在後。而云自殷王中

抱 經 閣 集

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乎。是豈先盛德後有過之謂乎。且肅云祖甲爲太甲。有斷不可從者。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攷之史。太甲稱太宗。不聞稱祖。又殷家二十九世。以甲名者五君。有太甲小甲沃甲陽甲祖甲之別。不應前後二君。俱名祖甲。則祖甲非太甲明矣。肅爲此說。蓋不知從今文之序。則太宗爲湯孫太甲。從古文之序。則祖甲爲武丁之子。判然不同。而妄用今文以注古文。致有此謬耳。推原其故。由肅平日解經。好與鄭君立異。鄭注此經云。祖甲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逃于人間。故云久爲小人。王肅有意違鄭注。故以祖甲爲太甲。皇甫謐作帝王世紀從之。亦云太甲。一名祖甲。僞孔傳同。孔穎達正義扶孔抑鄭。遂引史記殷本紀云。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周語云。帝甲亂之。七世而隕二事。謂帝甲是淫亂之主。起亡殷之源。不當與二宗齊名舉之。以戒無逸。武丁賢王。祖庚復賢。以武丁之賢。無容廢長立幼。祖庚之賢。誰所傳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可謂攻鄭不留餘力矣。然鄭君此注。與馬融同。其說必有所

抱經閣集
本。况傳記不如經之可信。攷證古事。當以經正傳記。不當以傳記疑經。正義云云。是以傳記疑經也。烏乎可。然則解古文祖甲。當以鄭注爲定。王肅說不可從。而祖甲二字。今文作太宗。列在中宗之上。與古文字次第不同。亦解經者所當知也。

梓材
疆人有王開賢其率化民

古文戕敗人有王啓監厥亂爲民

謹案古文尙書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爲民。論衡作疆人。有王開賢。其率化民。此用今文尙書也。疆人。卽古文之戕敗人。少一敗字。有王開賢。卽宥王啓監。其率化民。卽厥亂爲民。以相比勘。古文惟多一敗字。竊疑此敗字是衍文。當據今文以正古文之誤。但古文戕人二字。斷不能下屬宥王啓監讀。而今文則以疆人有王開賢爲句。獨此稍歧互耳。江氏聲不曉其義。橫加詆斥。謂啓字以避景帝諱而作爲開監字。則以左旁從臣。而改爲賢。古亂字或作𠄎。故誤作率。今案江氏說非也。謹卽其文一一疏通證明之以釋江氏

抱 經 閣 集

之癥結。今文牋作彊，彊牋聲相近。謂之彊人者。說文解字能鄙云。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彊壯稱能傑。是彊人卽彊壯之人。而稱能傑者也。有字。證以古文。當屬宥字之誤。蓋由伏生尙書。初出屋壁。朽折散絕。宥字脫遺上半。遂誤爲有耳。此與禮記郊特牲神明之神字。古文作𠄎其下半體同且字。轉寫既久。脫遺上半。因誤爲且明正同。啓字古與開通。堯典啓明。史記五帝本紀作開明。金縢啓籥。魯世家作開籥。攷儀禮既夕記士虞禮少牢饋食禮鄭注。竝云今文啓爲開。可知此經開字。自是今文尙書本文。非由避景帝諱而然矣。以啓監爲開賢。此係今古文義不同。斷非字誤。攷漢舊儀云。丞相御史大夫初拜策曰。往悉乃心。和裕開賢。開賢二字。卽用此經之文也。以厥爲其者。堯典皋陶謨禹貢洪範諸篇。凡經文厥字。史記五帝本紀夏本紀宋微子世家皆作其。然則厥與其。乃今古文之別也。又亂字古音在元部。率字古音在術部。古元術二部。音讀相通。如攷工記幽人欲其怨也。鄭司農云。憲讀如菀彼北林之菀。釋文云。憲於阮反。瓊從夔聲。或作瑤。

抱 經 閣 集

又作喬。喬率聲同。或作鑄。從喬聲。皆元術二部相通之證。故古文亂字。今文得通作率也。率者語助詞。尙書經文。往往借亂爲率。君奭云厥亂明我新造邦。雜詁云。亂爲四輔。又云。亂爲四方新辟。禮記縮衣鄭注。引今文君奭云。厥亂勸寯王德。漢石經殘碑載今文立政云。亂謀面用丕訓德。諸亂字皆率字之假借。梓材之厥亂爲民亦然。若訓亂爲治。今文曷由通作率乎。爲與化古皆讀如訛。同在古音歌戈部。字得相通。故古文爲字。今文作化。而爲字之義。亦即以化爲訓。案堯典平秩南爲。僞孔傳云。爲化也。淮南子天文訓云。禾不爲。菽麥不爲。本經訓云。五穀不爲。三爲字皆訓化。高誘注以成釋爲非也。爲通作僞。王逸注楚辭九歎云。僞、變也。變即化之謂。亦通作爲。廣雅釋詁云。爲、七也。爲僞爲三字。古竝與化同聲。所以俱訓爲化。昔人解經。不知古文爲字。即今文化字。蓋由味於古音。故不能識古義耳。據此以讀今文。則所云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者。謂彊壯稱爲能傑之人。當者助王開置賢人。以化民也。不解厥率者。厥率爲語助詞。猶古文之

厥亂也。江氏聲謂其文字乖異。義不可解。未免疏於考證矣。

仁者人也義者宜也解

古人之訓詁。生於聲音。聲之所在。訓卽寄焉。孟子滕文篇云。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又云。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竝以雙聲疊韻爲訓詁。中庸此章仁者人也。義者宜也。與孟子正同一例。今按說文人部。仁親也。從人二。朱氏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增人亦聲三字極是。今本說文。轉寫當有脫斂。若仁非以人得聲。無由知中庸所言。本取諧聲爲訓矣。然中庸言。仁者人也。雖取於諧聲。亦由倉頡造字。仁。從二人會意。故有是訓。禮記中庸鄭注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相人偶之說。孔穎達正義。了無發明。攷鄭君注禮箋。詩屢言相人偶。不一而足。儀禮大射儀射以耦注云。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偶也。聘禮每曲揖注云。以相人偶爲敬也。詩匪風誰能亨魚。箋云。人偶能割亨者。誰將西歸。箋云。人偶能輔

抱經閣集

周道治民者也。鄭注所云。相人偶。即說文仁從人二之意。獨則無偶。二則有偶。偶者。爾我相親密之詞。相偶則必相親。故其字從二人爲仁也。更以孟子之言證之。盡心篇云。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章乃孟子解說仁字之義。當以合而言之道也爲一句。孟子之意。以仁卽是人。何以仁字從人。故釋之曰合而言之道也。夫我一人也。人一人也。彼此不親。仁何由見。必也。我與人相親。人與我相親。而後仁存其中焉。此卽鄭注相人偶之義。亦卽說文。仁從人二之意。蓋別于我而爲人。此分而言之也。並人我而爲仁。此合而言之也。故曰合而言之道也。趙歧注孟子。乃云人與仁合而言之。可以謂之有道也。誤斷合而言之。四字爲句。道也。二字爲句。其義遂不可通。妄者因增義者宜也。數語於其間。且託爲外國之本。以售其欺者矣。此章句讀之不明。總由不知合而言之道也六字。爲孟子解說仁字之義。故有此失耳。竊謂中庸言。仁者人也。本孔門相傳之舊訓。故孟十述之。又加合而言之道也六字。闡闡其義。明仁之爲道。必合二人而乃見。若一人

抱 經 閣 集

閉戶齋居。瞑目靜坐。雖有德理在心。終非聖門所謂之仁也。學者誠審孟子所解說。則於中庸仁者人也之義。瞭然無疑矣。義者宜也。亦以聲爲訓者也。古者義讀魚賀反。宜讀魚何反。竝在古音歌部。故中庸以宜釋義。然經文義字。非究孔氏古文之舊。不可不知。按周禮肆師注。鄭司農云。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據司農注。是義爲古時威儀字。誼爲古時仁義字也。說文我部云。義己之威儀也。不以義爲仁義字。言部云。誼人所宜也。不以誼爲恩誼字。與司農說同。凡仁義之義。古經俱作誼。尚書呂刑鴟義。姦宄。文侯之命父義和。釋文竝云。義本作誼。洪範遵王之義。匡謬正俗。引作遵王之誼。可見今本尚書義字。古本皆作誼。孰彼例此。則古本中庸義亦作誼可知。今本誼作義。蓋由漢時仁誼。已作仁義。遂以習見之今字改古字耳。董仲舒春秋繁露。仁義法篇云。仁者人也。義者我也。不云誼者宜也。而云義者我也。足證改誼爲義。由於漢初諸儒矣。然誼從宜得聲。猶仁從人得聲。古人因聲尋義。故云誼者宜也。與仁者人也一例。若義乃從我得聲。

不從耳得聲。今本中庸作義者耳也。聲與義殊不相應。則義字非古本之舊。豈不顯然可見哉。

周禮典瑞注圻鄂解

周禮春官典瑞。瑑圭璋璧琮。鄭司農注云。瑑有圻鄂瑑起。賈疏於圻鄂二字。不析其義。謹案說文土部。垠、地垠鄂也。從土良聲。垠下又出重文圻云。垠或從斤。據說文云云。是垠圻本同字。說文之垠鄂。即周禮注之圻鄂也。圻或作鄂。玉篇以爲圻之古文。又作沂。乃圻之同音段借字。漢帝堯碑。億不殄兮祉無沂。孔彪碑永永無沂。按漢碑之無沂。猶淮南書之無圻。太元之無垠也。鄂、說文作罅。釋元應衆經音義卷八。引說文云圻地圻罅也。此說文原本也。文選七發。注引說文云。圻地圻罅也。罅從土旁。恐非說文原本。蓋淺人以罅爲怪。因增土爲罅耳。鄂又作壘。玉篇土部。壘五各切。圻壘也。或作鏹。文選西京賦注。引淮南子許注云。垠鏹端崖也。按罅與鏹。皆鄂之段音。

抱

經閣

集

字。壘乃異體字。堦則俗字。凡物之邊界。有齊平者。有高起者。有捷業如鋸齒者。統呼曰圻鄂。亦有單言圻。單言鄂者。如淮南俶真訓通于無圻。楊雄甘泉賦紛披麗其亡鄂是也。鄂之義爲邊界。更以詩小雄毛傳鄭箋之言證之。按棠棣章。鄂不韡韡。傳云。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毛傳之意。本謂花瓣外出者。鄭箋則以詩上句爲華。不謂蒂。故謂鄂爲下系於蒂。而上承花瓣者。毛云鄂鄂。猶今人云鬢鬢。毛鄭皆謂其四出之狀。可證鄂之義。爲物之邊界四面高起處也。然則周禮注所云琢。有圻鄂琢起。意者琢。圭四面琢刻高起。如有捷業鋸齒者歟。

重刻瓊臺會稿序

仕以達道。學以明道。文以載道。吾瓊前明丘文莊公。蓋爲道而生者也。公崛起海外。由貳卿管綸扉。以經天緯地之才。爲明體達用之學。凡所著述。博而且精。一皆折衷乎道以爲準。不獨大學衍義補。世史正綱。朱子學的。

抱 經 閣 集

無一非明道之書。即公之翰墨編輯。爲瓊臺會稿者。亦無一非載道之文。蓋由學道有得。故能明道載道。而無愧乎達道也。特是大學衍義補。朱子學的。吾鄉士大夫家置一編。惟世史正綱。瓊臺會稿。藏板已燬。其書爲世所罕覩。同治甲戌春。驥聲赴都廷試。訪求世史正綱。遲久未獲。適潘農部孺初丈。篋藏瓊臺會稿一書。即公立孫爾報爾謄所重編者。亟假之歸。謀付剞劂。逡巡未果。己卯春。復謀諸衆。僉曰可。乃從公項中抽蘇泉膏火二百金。景賢賓興。京兆賓興。各一百金。爲剞劂資。驥聲不揣樛昧。勉與同事。會君慕顏。陳君之修。悉心斟校。始付手民。閱數月工竣。諸君因譏諉驥聲。弁一言以志重刻之緣起。驥聲竊維公之文。載道之文也。夫道之爲用。微而性命道德仁義。顯而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其精則陰陽圖書。其迹則政事禮樂。大則皇帝王霸之所以相嬗。細則鳥獸草木昆蟲鱗介之所以咸若。皆是道也。六經載是者也。諸子百家。羽翼是者也。莫不融會而出之。以蘄無背乎道而止。讀公文者。誠知其言衷乎道。足垂不朽。猶復坐視其遺集銷

沈。弗爲之重付梨棗可乎。且夫稻梁蔬肉以爲食。布帛縉絮以爲衣。生人之所常用。歷久而不厭者也。若食必龍之膳。麟之髓。衣必鮫人之綃。火浣阿錫之布。物雖可貴。非生人之所常用也。苟持是以餉人。始亦覺新奇之可喜。久則厭之矣。今公之文。足以載道。罕言譬之。是即稻梁蔬肉之食。布帛縉絮之衣。爲生人之所常用。歷久而不厭者。夫文至歷久而不厭。則重刻之舉。固後學所樂爲從事也夫。

重刻瓊臺詩話序

詩話之興。權輿於鍾記室。嗣是而降。作者寔多。顧嘗博覽諸家。大抵酸鹹殊好。涇渭異流。軌轍各別。或雜攬古今。或綜采數朝。或廣蒐一代。或專論近人。從未有錄一人之詩。以爲詩話者。有之。自明大學士清湘蔣文定公之瓊臺先生詩話始。文定公年弱冠。領廣西解。計偕北上。應試春官。遂受業於吾鄉丘文莊公之門。生平服膺師訓。久而弗渝。嘗欲仿程朱門人語錄

抱 經 關 集

之例。輯文莊公言行。彙爲一書。有志未果。茲瓊臺詩話。乃其初受業時所作。摘錄文莊公詩。而詳加論列者也。夫詩話之作。大抵騷人墨客。寄情吟詠。垂諸篇什。風雅之士。懼其螻穿蟲嚙。晦蝕不彰。因爲之采綴佳篇。標舉雋句。編爲詩話。以傳其人耳。若文莊公之文章學問。勝朝三百年中。儒臣著述。罕有其匹。人固不藉詩以傳。即以詩論。茹古涵今。包孕宏富。鴻篇鉅製。照耀一時。詩亦不藉話以傳。而文定公猶必兢兢焉爲之而不憚煩者。豈非其服膺師訓。至深且切。聊於詩話寄之歟。是書分上下兩卷。明長洲許自昌刻於萬歷年間。閩縣張瓘。又刻於崇禎年間。迄國朝吾鄉王孝廉時宇。復刻於乾隆年間。並附文莊公玄孫兆昌續詩話六則於簡末。百餘年來。刊板已燬。傳本無存。訪之舊家。並云已佚。適蔡比部梅川同年。自京師告假旋里。出家藏本相示。校讐一過訂其亥豕。爰付手民。以公諸世。倘讀者欲窺全豹。則有文莊公之瓊臺吟稿在。猶鳳皇之一毛。虬龍之片甲也夫。

重刻元祐黨籍碑考跋

抱 經 閣 集

海忠介公著元祐黨籍碑考。附慶元僞學逆黨籍二卷。世少傳本。僅刻於曹溶學海類稿中。伍崇曜重刻於嶺南遺書第二集內。今從嶺南遺書鈔錄。編入備忘集。以補原本之缺。誠快舉也。謹案元祐黨籍碑。徽宗朝原有兩本。崇寧元年九月己亥。蔡京籍文臣執政官文彥博等二十二。待制以上官。蘇軾等三十五人。餘官。秦觀等四十八人。內臣張士良等八人。武臣王獻可等四人。謂之姦黨。請御書刻于端禮門。二年九月臣僚乞以御書刊石端禮門。姓名下外路州軍于監司長吏廳。立石刻記。從之。此初刻本也。崇寧二年六月戊午。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爲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朝堂。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司馬光等二十七人。待制以上官。蘇軾等四十九人。餘官秦觀等。一百七十七人。武臣張巽等。二十五人。內臣梁惟簡等二十九人。爲臣不忠。曾任宰臣王珪章惇二人。御書刊石。置文德殿門東壁。又詔蔡京書。頒之州縣。令皆刻石。此再刻本也。崇寧五年正月。以星變除毀朝堂石刻。如外處有姦黨石刻。亦令除毀。而原刻無有存者。今

抱

經

閣

集

世所傳。乃南宋人所翻三百九人之本。一在靜江府。有慶元戊午饒祖堯跋。一在融州。有嘉定辛未沈暉跋。然以饒沈兩本所列姓名數之。皆只三百八人。殊與原數不合。蓋由饒本末一行爲臣不忠。曾任執宰。有章惇無王珪。沈本內臣無王化臣。故兩本所列姓名。俱闕其一也。又餘臣內。袁公適龔夫二人。沈本不誤。饒本則誤袁爲堯。誤夫爲史。馮百藥一人。沈本則誤馮爲洪。誤藥爲樂。饒本碑額。元祐黨籍四字八分書。沈本碑額。元祐黨籍碑五字正書。饒本於諸臣身故者名下注一故字。沈本則否。同一碑也。而饒沈兩本歧互如是。今以公所錄證之。碑末一行。有章惇王珪二人。同沈本。內臣有王化臣一人。則同饒本。恰合崇寧詔書所云三百九人之數。餘臣袁公適龔夫。俱與沈本同。饒本異。顧饒本誤袁爲堯。誤夫爲史。公與之異可也。而沈本之洪百藥。實饒本之馮百藥之誤。公亦同沈而與饒異何與。及考公所錄碑額。有元祐黨籍碑五字。所列各官名。已故者不注故字於其下。俱同沈本。或者公據道命錄。陶朱新錄。而成是書。二錄所缺者。公則參

抱

經

閣

沈本以補之。故洪百樂一人。亦沿沈本之誤。而不及改正耳。外附慶元僞舉逆黨籍。公以其相類。故並及之。亦欲讀是書者。知小人之讐君子。先後如出一轍也。嗟乎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也。元祐諸臣。世所號爲正人君子者。蔡京乃欲目爲姦黨。奪天下之公是而非之。奪之惟恐不勝。不足箝天下之口。復假人主之威力以壓之。讀黨籍之碑。崇寧君臣當日。幾大快於心矣。然威力之行。可以屈服一時。不可以屈服萬世。卒之是非有在。公論難誣。向以入此籍爲辱者。後且以不得與此籍爲耻矣。雖然。亦視其人之自立何如耳。曾布、章惇、張商英、楊畏。何嘗不挂名此籍。而世終不以正人君子許之者。愈見名之不可以僥倖取。蔡京雖抑之。後世終不能揚之也。噫可警也已。

灌頭謁韓文公祠

百尺平淮碑。雄詞麗日月。公之文章何卓絕。一篇佛骨表。忠言批逆鱗。公之氣節何嶙峋。一麾忽作潮州守。惡溪之鱷駭且走。一脈忽將斯文傳。聲教從此敷南天。吁嗟我公已長往。山斗萬古猶瞻仰。南遷昔吟灌頭詩。灌頭今有公遺像。灌山矗嶺岿。瀧水流潺湲。天風來半夜。彷彿響珮環。我欲公扶雲漢手。挽回漲海之狂瀾。掃清塵世之糝垢。美酒滿酌頗黎鍾。招公之魂兜率宮。公若有知公應快。翩然被髮騎驎。飛下大荒外。

過長沙弔賈太傅

竊董文章迥絕塵。賈生鴻筆更無倫。狂言條欲驚天子。前席空勞問鬼神。畢竟君王容直諫。那堪絳灌困才人。長沙一去遭遷謫。愁絕悽懷賦鵬身。當日先生弔屈子。今朝我復弔先生。遙遙曠代此相續。浩浩長歌無限情。從古通儒識時務。幾人年少得公卿。憐君絕大真經濟。未練才華到老成。

漢陽舟次

詩

二

此地干戈息。我來隔十秋。河山銷戰壘。天地賸孤舟。擾擾蟲沙盡。滔滔漢水浮。客中易惆悵。休上仲宣樓。

三戶今何在。荒煙蔓草秋。我來尋古跡。空自泊孤舟。胸有千秋感。身隨一葉浮。明朝挂帆去。風月別南樓。

黃鶴樓看月

黃鶴樓頭仙人去。白雲茫茫不知處。江上賸有古時樓。塵海滄桑不知閱幾度。我來拂袖樓上頭。月色如洗大江秋。不知今時月色。可比古時好。但覺金波萬丈。灑灑射斗牛。鸚鵡洲、鷓鴣堰、素練橫飛寒光遠。彷彿世界開。頗黎中有魚龍吐吞來。蜿蜒魚龍吞吐不暫停。夜潮洶湧月有聲。月光波光相擊射。勢欲倒躡水晶空中行。開樽對月飲。驟覺豪興生。人間月色、清光有如許。天上月色、分外應倍明。此時仙人居瑤闕。羽衣翱翔廣寒窟。可否

抱 經 關 集

騎鶴重下紅塵來。黃鶴樓頭賞明月。仙兮仙兮不再逢。我欲招呼黃鶴來雲中。汝原抱仙骨。毛羽休瓊種。載我凌空徑排闥去。橫吹鐵笛一聲天地空。翩然下鶴背。躡追古仙蹤。月中相逢執手笑。蹈碎天衢瓊瑤萬萬重。

朱仙鎮謁岳忠武王廟

駝牟岡上吼戰鼓。六宮夜泣青城雨。江上泥馬踏波來。東南半壁孰檣拄。鄂國英雄提劍來。黑風龍虎呼聲哀。將軍忠勇世無匹。唾手欲取燕雲回。忽聞虜廷來一檣。秦頭壓日將國賣。金牌竟阻黃龍酒。英雄束手嗟無奈。忽忽風波一紙書。鐵山燭燄忠良鋤。中興事業從此已。六飛長駐臨安都。嗚呼、臨安之都長駐蹕。兩聖宮車返何日。魂銷雪窖馬角寒。淚灑冰天龍髯折。將軍若不班師還。直犁龍庭掃巢穴。從容解甲趨丹墀。臣罪當誅責已畢。奈何孤守涅背忠。三字含冤恨無窮。自是純臣愛君國。未忍跋扈成奇功。奇功未成亦天意。我來弔古重流涕。朱仙鎮上愁雲漫。猶記將軍血戰事。將軍威名今猶留。將軍廟貌白千秋。君不見、趙家銅駝零落泣風雨。九廟茫茫悲禾黍。

詩

三

楊椒山先生讀書處

猶傳遺址北河濱。吟誦當年跡已陳。幾輩能將忠字識。如公纔稱諫官身。三邊市馬開驕帥。九死批鱗有直臣。狄道歸來仍抗疏。一番仰止古松筠。骨骸直成白鍊剛。蚺蛇有膽不須嘗。綸扉氣奪冰山冷。柴市身留鐵鎖香。浩氣至今凌碧落。殘碑終古峙斜陽。青詞宰相終遺臭。羞說鈴山舊草堂。

過蘆溝橋

溱溱桑乾匹馬過。長橋終古臥滄波。青天倒影垂虹蜺。白日奔濤走鱷鼉。千尺河梁百靈護。一條車轍九州多。茲行欲問幽燕客。屠狗英雄果若何。

入都

東環滄海北居庸。萬里風雲此盪胸。燕國千年沈霸蹟。薊門終古壯堯封。雲中宮闕翔雙鳳。塞上旌旗駕六龍。自是承平大都會。皇州佳氣鬱葱蔥。家居海上釣靈鼈。放眼中原此一遭。南下河聲衝地轉。北來山勢接天高。馬蹕朔野躡都健。人到金臺夢亦豪。聞道幽并多俠客。結交親贈玉環刀。

海上紀事

六首

是誰割地界天驕。道光間粵督某割香港與英人議和遂使樓蘭意氣豪。薰穴難驅憑社鼠。投竿漫掣抹山鼇。謀同鑄鐵嗟成錯。事等亡羊悔補牢。從此妖氛纏海上。櫓槍光拂陣雲高。

跋浪鯨鯢未易酬。茫茫珠海竟揚塵。碧空飛彈轟銅礮。鐵竈騰煙激火輪。猿鶴骨纔埋粵嶠。虎狼軍又合天津。議和議戰紛無定。誰是籌邊建策人。

十載防邊鎮粵臺。葉公威望亦雄哉。金戈鐵馬天王陣。羽扇綸巾上相才。罪料擁兵將敵縱。可憐揖盜又門開。南冠甘受俘囚辱。猶道蘇卿仗節來。

萬里戎王勢日張。至尊宵旰念邊防。夷吾籌海偏無策。魏絳和戎早上章。甘把全緡輸白鬻。浪言兵甲洗銀潢。諸公袞袞猶臺閣。封豕何年靖海疆。

鮫人互市日紛如。正是通商罷戰初。虎豹當關猶鼾睡。龍蛟起陸盡垂居。禮天更築祆神寺。立教爭傳鬼國書。歎息狂瀾滄海倒。欲攜霜鏢斬鯨魚。

詩

五

壯士悲歌感不禁。中宵起舞獨沈吟。何年再奮雷霆斧。諸將重開虎豹鈴。百部斯榆凭漢戮。五丁武擔受秦禽。旄頭笑指妖星落。差慰黃龍痛飲心。

極目

極目中原地。茫茫百感來。盧循原大盜。何進况庸才。謂江督何某幕府兵徒擁。堅城賊屢摧。不堪提尺劍。重上粵王臺。

逋寇煩天討。依然兔窟藏。廟堂正宵旰。將帥竟參商。謂和帥阻撓張帥一死逃軍

法。千秋愧國殤。長城君自壞。張帥殉難丹陽遺恨誤封疆。

百戰乾坤老。誰將大難除。義旗下江皖。壯士出湘湖。所向羆當道。其如虎

負嘯。元戎方依劍。謂會帥幾度費踟躕。

向忠武公榮張忠武公榮國樑。自名將。江忠烈公源李忠武公源亦孤忠。隻手扶全局。奇才讓數公。

平生仗肝膽。今古此英雄。一日騎箕去。普天歎息同。

傷秋

抱

振策高臺發浩歌。蒼然秋色滿關河。江天雁鷺飛鳴急。澤國魚龍出沒多。歲暮東南猶轉餉。天迴西北尙橫戈。書生豈有匡時策。空自凭闌喚奈何。

半壁東南已劫灰。悲歌拔劍起徘徊。未銷兵燹天疑醉。能亂乾坤盜亦才。將帥幾人仍汗馬。江湖何處不塵埃。凭高欲望窮秋色。莽莽雲寒捲地來。

讀錢牧齋詩集

八十歸來鬢已蒼。苦將心事託文章。彥回有壽原非福。江總多才枉擅場。半部金經銷暮景。廿年綵筆伴紅粧。絳雲樓上詩人去。誰醉吟魂酒一觴。

烏夜啼

烏夜啼。增人悲高樓。有婦傷別離。沈吟推枕響。娥眉瑣。窗獨倚。雙淚垂良人。遠向玉關戍。去時已忘回時路。刀環違約年復年。腸斷迢迢無尺素。白狼河。秋風涼。元菟城。秋草荒。秋風已涼秋草荒。君身胡不歸故鄉。樓蘭未斬歸不得。妾在江南君塞北。此夕相望各黯然。此後相思情何極。栖烏啞啞。曉未休。深閨少婦愁復愁。

詩

七

讀桃花扇院本題後

靡蕪舊院月如煙。紅粉青衫總惘然。話到香君當日事。無窮哀怨付秋絃。
 草草南朝棋局殘。竟將歌舞換江山。桃花宮扇簾前賜。一曲春燈唱夜闌。
 玉樹歌殘半壁休。孝陵鬼哭故宮秋。可憐江上秦時月。又照降帆出石頭。
 紛紛四鎮條蟲沙。廢壘長江夕照斜。最是銷魂石城曲。一坏黃土伴梅花。
 小朝轉瞬換滄桑。故老遺民暗斷腸。贏得柳蘇頭白髮。重談天寶涕霑裳。
謂柳敬亭
蘇昆生

興亡一代黍離歌。檀板當筵感慨多。唱罷東塘新樂府。有人灑淚舊山河。

金陵張烈士歌有引

烈士名繼庚、江甯府學廩生、洪逆陷金陵僞降賊、問道上書大帥謀
 內應、事洩被拷掠、乃誣其黨魁之悍且黠者、駢首數十人、烈士亦遇
 害、時咸豐甲寅三月六日也。越歲甲子、余始聞其事、作歌弔之、

陰雲四垂天欲泣。賊營銀鑼響聲急。烈垂士死猶將舌劍磨。忽墮黃巾頭顱百。

數十。金陵烈士古丈夫。鬚髯如戟膽氣轟。當年躍馬入楚佐戎幕。倦遊歸臥
鍾山廬。鍾山日昏霧四塞。銅烏蹂躪妖氛逼。嚴關不守鐵牡飛。蛇豕長此營
窟宅。秦淮士女鳥獸奔。幾輩鬼逃兔鯨吞。或亦狗彘草間偷求活。冠裳掃地
嗟無存。壯哉烈士邁陽九。藐此七尺亦何有。自鍊鐵石作肝腸。何畏鋼鋸碎
身首。撐扶乾坤憑隻手。胸中淋漓血一斗。虎穴誓將虎子取。吾戴吾頭入虎
口。戴頭入虎口。萬死餘一生。僞結孫盧歎。暗通李郭營。幾度上書獻奇計。
密封蠟丸潛飛騎。何期大盜賈木盈。衣帶謀洩安逃避。碧血亂噴風雲愁。烈
士一死無他求。睢陽之齒常山舌。盍餉其黨穢其酋。嗚呼烈士之身甘蹈白
刃死。轟烈已足光青史。况復殺賊報天子。書生智囊有誰比。君不見、利涉
橋邊名妓王月嬌。纖手抽刃亦能戮鷓鴣。

金陵女校書王月嬌殉難詩

有引

月嬌金陵曲院中名妓也。僑居利涉橋北。艷名噪一時。咸豐癸丑間寇禍起
秦淮兩岸。青樓大半走避。嬌適欲行而賊已猝至。乃僞爲歡容。治酒相侑。乘

其醉手刃之遂自縊

詩

一〇

金陵虎狼張爪舞。秦樓鸞燕泣如雨。輕舟一葉載舞裙。幾許紅粧走紛紛。中有一人貌傾國。僦居利涉橋邊宅。身欲避賊賊已來。虓虎當門逃不得。逃不得計安施。笑靨相迎將賊給。餌賊以色賊好之。醉賊以酒賊不疑。賊既好色復好酒。臥榻鼾聲長鯨吼。寶刀如雪飛鏃寒。美人忽下辟歷手。一刀橫斫賊賊驅。兩刀三刀斷賊顛。賊顛已斷妾願足。妾即碎身亦瞑目。吁嗟呼天地。瀕洞起風塵。忠義竟出青樓人。羞殺多少鬚眉好男子。偷活草間姓名污青史。

清河將軍行弔故松江提督張忠武公

有引

將軍諱國樑。係顯皇帝錫名。廣東高要人。少豪俠。重然諾。咸豐間粵亂。身陷賊中。陰結壯士數千人。率之歸朝。請立功自効。屢戰大捷。以功擢上將。時大帥向忠武公榮。由金陵大營。退駐丹陽。將軍與向公敗賊於城外。乘勝規復。重逼金陵。已向公卒於軍。朝廷命大臣和公爲帥。而副以將軍不協。凡事掣肘。所給芻糧。常不盈額。士馬飢。適張玉良援

浙、檄將軍麾下精兵從、及撤師還道常州、總督何某留不遣。將軍自此
兵單餉絀、賊酋李秀成聞之、遂由浙回援金陵、內外夾攻。我軍不支、
退守丹陽、賊亦沿江下、日鏖戰、而我師因前日之敗、不能軍、又累次
請援請餉、請優叙有功將士、俱撓於和帥、衆憤而潰、惟親兵數千人
從、賊悉衆環攻、將軍鼓而出、自辰接戰至午、斬賊無算、忽馬蹶躍起、
呼易馬、金鎗迸裂、血溢透戰袍、心知事不可爲、擲馬投丹陽河死、親
兵數千人亦陣、無降者、嗚呼、將軍以招撫疏賤、致身通顯、自念受恩
重、義當報國、每戰輒以輕兵陷堅無生還念、故所部僅萬餘、而能抗賊
百萬之衆、大小數十戰、卒扼蘇常要害、保全東南半壁、將軍死、而賊
勢披猖、東南且糜爛矣、謂非何督和帥之咎而誰咎哉、余哀將軍之功、
垂成而敗、因攬撫遺聞、作長歌弔之、憫忠也、

清河將軍忠且武。提戈殺賊虓如虎。臨陣愛騎生馬駒。力爲君皇靖疆圉。
將軍勲業自是中興張睢陽。區區錦帆鐵槍豈足相匹伍。將軍當少年。綽有

俠士風。跡馳貧俗累。不與尋常同。丈夫生具銅筋鐵骨能挽兩石弓。擊賊當
如諸葛豐。椎牛饗士來從戎。誓滅逋寇成奇功。奇功不成亦天意。我爲將軍
重流涕。可憐百戰王彥章。功高終遭屢疑忌。側聞將軍提偏師。將皆鐵石卒
熊羆。金陵城外天戈磨。指顧釜底煎鯨鯢。鯨兒猶未煎。鵝鴨先告飢。驍帥
潛掣將軍肘。萬竈煙冷餼糧稀。戰士苦飢賊軍飽。獃獃磨牙虎張爪。燧牛突
出橫刀戈。銅馬奔回躡營堡。吁嗟事功敗垂成。將軍涕泣收潰兵。倉皇東走
丹陽城。鐵騎蹴踏夜有聲。此時將軍外援絕。此時狂寇益蟄結。那堪驍帥多
阻撓。事無可爲向誰說。馬革裹屍還。將軍志已決。男兒好頭顱。會須飲白
鐵。可憐將軍躍馬橫刀入虎穴。轉戰轉厲刀盡折。馬忽蹶蹶瘡迸裂。攫身遂
投蛇鼉窟。空使三千忠義曳落河。愴慨從死灑碧血。嗚呼。將軍昔年力戰保
蘇常。東南半壁鞏金湯。將軍今死沙場殉國難。吳越從此多豺狼。錢塘一
炬又金閶。千鈞寶鼎已淪亡。嗚呼將軍之身軍國倚。况復一死報天子。尹
公橋下清波流。臣心耿耿如此水。此水合與止水同。千秋義烈何慚江萬里。

抱 經 閣 集

君不見。賀蘭擁精兵。不救睢陽危。終須養刀燕市有誰悲。江督何某在常州擁兵自衛被逮伏法

又不見。歌舒棄戎纛。大地無容足。死遲還惜輕鴻毛。誤國之罪那能贖。

和帥藥丹陽欲駐常州何督不許至蘇州徐中丞亦閉關不納越日聞將軍殉難丹陽遂飲藥自殺曷若將軍一死身騎箕尾歸九天。英名

懷懷萬古日月懸。

登銅鼓嶺

雷鼓鳴天門。何年海濱落。化爲千仞峯。翠壁盡如削。盤龍身蜿蜒。飛鳳翼
矚臍。其麓枕滄海。其巔倚寥廓。我躡蠟屐來。絕幽學康樂。螺登高且危。攀
援聳肩膊。道旁怪石多。蹲踞各禡落。仿佛擊老拳。向人奮攫搏。老樹不知
名。柯葉張翠幕。岌岌蛟龍纏。屈鐵互交錯。遊山纔及半。景奇心已愕。俄
頃升絕頂。眼界益開拓。天外森七星。山對峙爭岬嵒。抱虎山與馬鞍。山羣巖
低於脚。前面何混茫。萬里驚向若。海天濤空瀾。洪波蹴蛟鱷。日夜獻巖
根。水石相激薄。似聞雷鼓鳴。鞞輪大聲作。殘照將銜山。拂衣別巖壑。嶺上

詩

雲漫漫。嶺下波漠漠。

包村行哀諸暨包義士

有引

包義士名立生浙之諸暨人，居包村，幼遇異人授以靈飛六甲術，咸豐辛酉，赭寇陷兩浙，立生練團勇與賊戰，決策料敵無或爽，人始知其有異能，時蘇松兵備道吳公煦方攝藩篆駐紮上海，吳亦浙人聞其異，欲招致幕中，以爲己助，因於佐雜班中，訪得立生之姑表兄弟馮某，潛令蓄髮三月，始備文書改行裝，命赴包村，招立生，馮至浙境，晝伏夜行，歷嘗險阻始得達，即備述吳公相招之意，立生許諾，閱二旬餘，送馮歸，始聚衆卜行期，卜畢大驚失色曰，細察卦象，惟今夜可出，若交子正，即無可出之日，且有大禍，遂急傳團勇五千人，按旗色分作五隊，以紅旗隊爲前鋒，先發白旗隊繼之，皂旗殿後，中權青黃兩隊保護衆家眷，時值戌初，紅旗隊已啓行，金鼓大震，槍礮聲不絕，而一村之人亦亂如潮湧，聚哭其門曰，包君若去，

抱 經 閣 集

吾儕無死所矣。一時人聲鼎沸、立生欲出、爲衆所阻不得前、方擾攘間忽見四野火光燭天、殺聲動地、賊衆大至、槍礮齊施、團勇各無鬥志、紛紛逃竄、賊追殺殆盡、屍如山積、立生與同事諸人亦并死陣中、嗚呼立生以農家子秉性忠義、毀家禦難、至於捐軀、其所挾持者甚正、術數之事、特其餘耳、歲在癸巳、余始聞其事、因哀立生之志、爲叙述其顛末如左、并作長歌一篇弔之、

包村十里戰轟平。包村千家戰血腥。白骨纍纍莽縱橫。可憐遭劫無孩嬰。四座啜泣且吞聲。請君聽我包村行。包村有義士。韜畧無倫比。世爲諸賢人。少小伏閭里。忽逢異人祕術傳。究心靈飛六甲篇。決策料敵有如神。咸豐歲辛酉。粵寇擾兩浙。徧地靡妖旗。蠶屯復蟻結。包生桓桓壯且烈。忠肝義胆堅若鉄。彎弓射旄頭。誓掃妖星滅。乃練團勇。乃聚守糧。乃築軍壘。乃整戎行。區區數千鷄鵝卒。力抗十萬鯨鯢彊。鯨鯢游魂胡爲者。爭奈賊衆我兵寡。困守孤村櫻賊鋒。鷄蚌相持久不下。維時吳觀察。戟門滬上開。耳熟包村

詩

抱 經 閣 集

事。心異包生才。欲招之來籌帷幄。掃蕩吳越清塵埃。適有包生葭莩戚。官居雜流佐貳職。捧檄潛載書幣行。晝伏夜行備艱厄。萬死餘一生。出入虎狼宅。崎嶇至包村。相見各慰藉。包生怵懷大義明。預卜吉日揚行旌。五千團防卒。尅期齊拔營。忽然投龜顏色變。謂有奇禍來轉瞬。二更尙可鑿出凶門逃。否則紅羊一劫灰燼。忽忽聚衆聽指麾。五隊團勇五色旗。紅旗先驅突重圍。白旗亦環鐵甲馳。青黃皂旗猶未發。俄驚人聲轟鼎沸。包村士民潮湧來。群向營門泥首乞。包君若出奔。誰將兇酋獻。請留保吾儕。苟延旦夕活。衆聲嘈嘈擾攘間。譙鼓鼕鼕三更闌。突見火光掣四野。紅焰飛徹五雲端。賊騎飄忽至。槍礮如雨飛鉛丸。團勇潰且竄。肌體橫被刀箭攢。猿鶴沙蟲紛紛埋幾許。蠲體夜哭荒村寒。可憐義士亦同死。血膏原野塗腦肝。嗚呼。包生農家子。天性諳忠義。毀家禦寇終捐軀。至今凜凜有生氣。一死足千古。術數特餘事。我爲作歌弔鬼雄。百千塊壘紛填胸。南望包村煙雨青濛濛。請釀一杯濁酒垂涕洒秋風。

抱 經 閣 集

羊城秋望

乾坤一夕變秋聲。百感茫茫旅客情。衰草白連蕭勃壘。亂山青入尉佗城。吟來煙景魂皆醉。話到風塵酒欲醒。惆悵鄉關何處是。二千里外暮雲橫。

崖門三大忠祠

閩闔沉沉天公醉。宋朝東南半壁墜。東南已墜寸土無。吁嗟兩王航海到。隻身幾無容足區。吾聞五馬東來尙有江可渡。泥馬南奔猶有湖可駐。奈何祥輿國步窮。君臣栖海島中。崖門舟。慈元殿。太后聽政。方把珠簾垂。宰臣執笏。適將講章進。須臾鐵颺倒捲滄溟流。沙蟲猿鶴一例收。可憐趙家一塊肉。竟抱玉璽葬魚腹。此時秀夫世傑已作攀髯人。此際天祥囚繫猶是九死身。未幾柴市灑碧血。西臺慟哭來遺民。嗚呼留承旨已屈膝。趙王孫亦歸闕。紛紛肉食徒。草間偷求活。惟有堂堂三忠殿。本朝疾風勁草表臣節。我來弔古崖門山。毅魄千古此往還。夜半荒祠。應有鬼雄馳騁相聚語。手揮如意。連擊珊瑚碎幾許。

詩

望闕亭弔李衛公

溘溘龍魚窟。乾坤贖此亭。江湖戀帝闕。風雨老滄溟。萬里孤臣淚。九原毅魄靈。衛公歿後見夢於時相求骨歸葬維州餘舊恨。怆慨不能平。

邱文莊公故里

五指高不極。溥海森無邊。山川鬱靈秀。磅礴鍾偉人。猗與文莊公。卓犖超凡倫。驂驪曲江張。文采尤彬彬。挫腹五萬卷。揮斥隘八埏。簪筆黃扉間。箸述何紛綸。十章補治平。龜鑑古詛陳。續修編年書。史筆凌嶙峋。煌煌不朽業。終古日月懸。巍巍眞儒學。中天矗昆侖。或惜公相業。青史未炳麟。詎知世安危。惟繫宰輔身。有明宏治間。四夷庭來賓。非公握鼎軸。寰海誰陶甄。靈光忽焉毀。邈隔千百春。剔蘚讀殘碑。芳蹤懷前賢。荒廬莽蕭蕭。慘愴埋寒煙。夕秀無人振。潛涕霑羅巾。

海忠介故里

海公何嶽嶽。崛起百粵東。鱗豸挺一角。狐鼠潛避蹤。問公曷能爾。正氣河

抱

經

閣

集

嶽鍾。剛大浩然塞。蹇蹇矢匪躬。永陵耄倦期。方士眩黷聽。西苑建齋醮。宰相青詞工。公乃市棺諫。逆鱗披丹衷。犯顏卒不死。碩果留孤忠。敷歷神宗朝。繡衣勳何隆。乘驢泣吳下。亮節兼清風。公德匪炫鬻。剛腸本鐵鑄。公行匪矯揉。精誠鬱心胸。金百鍊益勁。水萬折必東。所學根聖賢。詎徒氣節崇。公今已長往。故里荆榛叢。千載自轟烈。觥觥垂鼎鐘。伊我生公後。忼慨懷音容。騎箕去不返。醜酒問蒼穹。

五指山歌

奇峯不入中原界。走來窮邊方逞怪。是誰削成五指排參差。突然撐起三百六十名山外。初疑巨靈掌。徒自太華巔。陶公黎母把臂連。又疑釋迦佛。拈花到南天。空中手現兜羅縣。抑或龍伯釣鼈逢帝怒。斷臂飛擲炎洲土。否則奇肱當日飛車馳。身死南荒枯蛻遺。造物有意恣嬉戲。化爲奇峯狀鼉屨。留鎮黎峒賊群獠。凌空常作攫孥勢。我不知自地。去天高積幾億萬里程。此山若欲伸指爲量試。我亦不知自古迄今。幾幾幾百萬歲年。此山若欲布指爲算

詩

一九

抱 經 閣 集

計。我欲有言向山靈。山靈有知盍我警。銀河有水盍幾次。闔闔有戶攀幾層。可能擎盤雲表挹金盞。可能揮戈渴駐烏躔行。可能垂手引我登絕頂。長嘯一聲倏使天公驚。五指高。高無極。五嶺以南此巨擘。常抱凌雲捧日心。自具拔地擎天力。手抉瓊島鴻濛開。臂使交趾蠻夷嚇。方今蜃市吹腥風。鱷鼈跋浪逞豪雄。極目滄海日見狂瀾倒。曷不奮汝隻手障彼百川東。嗚呼。曷不奮汝隻手障彼百川東。獨柱中流中。

書憤

樓船已渺伏波亡。竟使天驕闖漢疆。和約萬年成鉄券。重洋全局撤金湯。神州未必無鷹鳳。內地何堪臥虎狼。可惜螻蟪生氣少。紛紛讖和上封章。書生恍惚念時艱。琴劍西風獨倚闌。坐看羣番來互市。誰舒巨手障狂瀾。南荒鷁鷁來王絕。南洋朝貢諸國盡被西人占奪設立埠頭西海鯨鯢縱壑寬。極目滄州發長嘯。垂竿欲掣巨鼈難。

金山

驚濤如雪送扁舟。放耀金山北壯遊。海內狂瀾欲東倒。江心孤嶼忽中流。雲
蒸絕壁蛟龍伏。浪捲長空日月浮。試向妙高臺上望。龍堂天淨大江秋。

翠螺一點湧晶盤。雄壓蛟宮氣象尊。北固雲山橫野闢。南徐風雨接天昏。三
分重鎮歸京口。九派寒潮撼寺門。我欲放歌追玉局。銅琶鐵板向誰論。

歷險窮高更有情。振衣千仞欲飛騰。依身靈鷲峰頭立。足躡金鷲頂上行。吳
楚東南懸塔影。乾坤日夜送江聲。會當絕頂凌風去。鐵笛橫吹山月明。

大江東去浪滔滔。滄海桑田換幾遭。六代斜陽餘廢壘。孤峰終古鬱奔濤。高
秋鵬鷲摩雲健。白日鼉鼉蹴浪驕。搔首江天發長嘯。關河草木氣蕭颯。

焦山

一峯浮玉鬱崢嶸。金碧樓臺照眼明。山豈漢朝纔得姓。致仕佑通典樂史寰宇記竝
作譙山又嘉定鎮江志云江

淹焦山詩舊本作譙山是北宋以前尚名譙
山北宋以後增會以焦孝然事遂改作焦山 洞因隱士遂留名。山有焦
光洞 千年巖味窮神鼎。

五夜魚龍聽梵聲。恰喜金山相對峙。螺囊映點鏡中呈。

詩

東嶽廟觀唐摩崖碑

穹碑鼻肩十丈方。一千餘字蛟螭翔。手剜每苔辨琳琅。大字深刻何焯煌。臣說勒銘褒皇唐。比七十君更有光。言開元載民物康。靈貺畢甄天降祥。翠華東巡六龍驤。百靈颯沓扈蹕忙。升中禮成告紫闈。金繩玉檢嚴鑄藏。爾日作頌盛揄揚。侈心一萌君德荒。轉盼天寶墮紀綱。豔煽娥眉寵專房。金錢洗兒醜穢彰。豬龍殿中恣徜徉。新曲方唱荔支香。鞀鼓如霆動漁陽。青騾一去悲倉皇。落日慘淡馬嵬崗。馬上未許攜紅粧。梨樹墳邊空斷腸。夜雨琳鈴涕霑裳。十年流落西蜀壘。回首泰山迷蒼蒼。秦松漢柏隔渺茫。吁嗟內蠱生帷牆。幾使神州失金湯。我撫斯碑長慨慷。輔治可弗求賢良。曲江金鑑久已忘。登封刻石徒鋪張。曷若孝經勒繡堂。萬古昭回煥文章。

明皇御注孝經碑在西安府學

都中雜詩

放眼關河萬里收。長驅匹馬入幽州。薊門葉老蕭蕭下。易水波寒渺渺流。雲裏樓臺雙闕迴。天邊風雨二陵秋。

本朝有東西二陵

皇都咫尺頻翹首。虎踞龍蟠壯上

游。

形勝巍然控八荒。當衝設險古漁陽。地連畿輔盤滄海。天擁風雲護太行。重鎮九邊嚴鎖鑰。雄圖四代奠金湯。遼金元明四朝俱都燕幽燕自古鍾王氣。不數秦京帶礪長。

抱經

聞說黃巾鼎沸時。天兵東下振征鰲。三軍時雨興王鉞。半夜妖星上將旗。龍種幾人扶日月。海關一戰掃鯨鯢。軒轅御極蚩尤戮。誰勒神功聖德碑。

閣

更從月窟竄鷓鴣。閉關回羈萬里遙。持節舊勞寶車騎。平戎新遣霍嫫姚。燕山碑碣勳名壯。麟閣須眉劍佩驕。回憶先王全盛日。百蠻蛾伏拜天朝。

年來大陸起龍蛇。津海長驅辟歷車。北極樓臺還日月。中原鞞鼓忽塵沙。側聞金匱藏和約。旋見瑤京聚使槎。西洋各國俱遣公使駐京慟絕濡河龍馭逸。宮門寂莫

集

日斜西。庚申之變顯皇帝聖駕巡幸熱河辛酉七月龍馭上賓

拂劍曾從薊野來。關山祇益杜陵哀。狗屠已散荆軻市。駿骨空留郭隗臺。湖海孤身難作客。乾坤多事正需才。千秋潞涿英雄地。會有風雲出草萊。

詩

文信國祠

祠在府學衙其地即元之柴市為公授命處

君不見半開堂開蟋蟀鬪未終。白雁已下皋亭東。公於此時散聲伎。一旅勤

王去忽忽。公之大名炳史冊。公之忠肝鑄鐵石。壯志初欲扶昆命。見文山詩無奈

陽九天水碧。瀾洲蹕。崖門舟。堊君立君滄海角。東南已無片土留。零丁洋。

金沙口。出入萬死風濤中。迴天終欲憑隻手。天意不屬可奈何。空坑纔敗又

五坡。此時冬青早已曬杜宇。此際孤臣囚繫獨自悲。銅駝淒淒燕山獄。懍懍

正氣歌陰霾。一旦掃柴市。毅魄猶戀舊山河。吁嗟乎趙家塊肉在何許。公甘

一死殉故主。黃冠之請無煩王積翁。生祭之文不勞王炎午。公化碧血已多

時。荒祠猶動行人悲。彈琴惜少汪元量。無人為奏神絃詩。我昔讀公指南

錄。知公忠魂九原吞聲哭。或者天荒地老朱鳥歸。會湏敲碎西臺如意。為公

歌一曲。

謝文節公祠

即憫忠寺今改為法源寺

六更鑿鑿鼓禁忙。南渡却連殘紅羊。公自團湖一敗。國破家亦亡。隻身奔走

抱 經 閣 集

悲倉皇。徑從信州趨建陽。乾坤四顧皆茫茫。橋頭賣卜計誠得。誰教重赴燕
來山驛。殘碑灑涕吟曹娥。麻衣傷心拜瀛國。三寸舌。不能曉。一腔血。不能
銷。拚將七尺甘爲趙氏死。此膝豈閒屈新朝。明夷三日義不食。悲風白晝蕭
蕭。吁嗟乎。崖門海波淘忠骨。前有秀夫後世傑。信國夜歸柴市魂。化爲朱
鳥汚碧血。公當市上垂簾日。恨不攀髯滄海殉身蛟鼉窟。又恨不隨公家義
士登西臺。慟敲如意音隨竹石裂。公身自分隕燕山。公靈應向故國還。可憐
紹興陵寢但餘六函瘞。知公魂魄料應號躡冬青間。冬青花開復花落。塵代
匆匆變陵谷。蘭亭山已無坏土。憫忠寺猶存芳躅。我攜琥珀鍾。爲公一酌玉
醕醪。更鼓號鐘琴。爲公一奏神絃曲。號鐘鼓罷有餘哀。公魂呼不起夜臺。
夜臺呼公公不起。空贖遺墨烟燼卻聘書一紙。

松筠庵

即楊忠愍
公寓宅

松筠庵古荒苔沒。忠愍故宅墮殘碣。千載忠魂棲禪窟。靈風繚繞夜凜冽。公
昔立朝峻風節。百折不屈剛如鐵。嘉靖中葉皇綱裂。目擊梟鴟踞朝列。仗馬

詩

不鳴舌長結。威鳳引吭音忽發。馬市一疏堂堂揭。萬里謫成豺虎穴。甫從狄道歸帝闕。忠義盤胸愈鬱勃。巨姦之銳奮欲獻齧。伏蒲再奏詞激烈。奈彼肅宗昏不察。錦衣受杖飛雨血。拜謝蝘蛇意不屑。椒山有膽豈煩乞。可憐畢命西市日。風吹枷鎖吟未絕。毅魄一朝生斧鉞。浩氣千秋貫虹蜺。嗟彼分宜侍禁闈。青詞媚王高位竊。鈴山之堂久湮滅。惟有夔兩嘯夜月。

四川營

虎坊橋迤北爲石柱女帥秦良玉屯兵所故名

四川營荒廢遺址。秦孃威名猶灌耳。帕首弓鞬蠻樣粧。馬上請纓古誰比。粉，英雄自超群。播州小醜安足論。讎賊獨趨崖坂力。力戰屢揮白桿軍。南北連年烽煙逼。骨肉傷心裏馬革。良玉弟邦屏等戰歿遼東殘衣徧給三軍縑。誓向沙場殉君國。沙場莽莽風雲迷。鐵脛四野張妖旗。幾人蟒玉誇督帥。萬里封疆仗娥眉。美人飛上桃花馬。狐鼠紛紛胡爲者。自提孤軍障夔巫。可惜邵撫智謀寡。酒邊慷慨方談兵。王師已敗竹箇坪。以箸以帚空慨。凡土官家法調兵急則再急則以帚以帚出境出也鼓角鏗前潛涕零。此日單騎歸石碣。全蜀瓦解奈何許。

辱婦身受國恩深。死守石砧一片土。一夕大星隕峨岷。蠻天終古無此人。區區巾幗仗忠義。媿殺須眉七尺身。

題海忠介行草大字榻本

有引

同治甲戌春驥聲赴都廷試偶遊燕市於舊攤中購忠介公行草大字榻本一紙筆力剛勁精采四射未有山陰金一鳳跋僂明萬歷間忠介官南京都諫手書忠君孝親可以格天二語贈其先人鑑齋公寶藏於家已經四世康熙間一鳳知兗州府事遂出公手書勒石云云忠介爲吾瓊鄉先正清風亮節百世瞻仰其生平墨跡傳海外者絕罕獲此大快爰繫以詩浩氣磅礴塞天地。提筆四顧神鬼避。公本鐵肝石腸人。寫出鐵書銀鈎字。濡染大筆何淋漓。凌紙怪發蟠蛟螭。正氣凜然滿堂室。仿佛想見公須眉。公昔繡衣蒞吳下。行人爭睹鐵驅馬。彈壓權貴清群僚。狐鼠紛紛胡爲者。公餘政暇偶染翰。鵝絹半幅贈同官。忠君孝親天可格。磊磊落落垂兩言。嗚呼。古今忠孝全大節。撐扶乾坤播馨烈。惟公至性潛鬱結。致身竭力兩無缺。落筆

詩

詩

二八

特將忠孝揭。片紙輝煌麗日月。金家獲此秘勿泄。寶藏四葉始雕鏤。世局茫茫多變遷。公騎箕尾已多年。風霜銷沈兵燹燬。石墨幸未埋寒煙。購來榻本貯瓊笈。六丁下窺不敢攝。精采夜燭奎壁垣。萬味賊走夔兩泣。我思公文奇崛早與俗徑殊。公字奇崛。更覺凡腕無。後來阿誰媿公美。請看大滌山人。白雲庫下書。

晚泊楊柳青

西風吹獵獵。新漲潞河生。帆葉破煙出。艣枝搖月行。江清鑑入影。天闊蕩秋聲。回首通州郭。蒼茫無限情。

津門秋感

蘆洲瑟瑟動輕波。遙向津河擊楫過。三輔地盤滄海盡。九天秋入薊門多。雲深涿鹿看鷗下。月暗盧龍聽雁過。慷慨若逢燕趙客。酒酣擊筑醉顏酡。五雲深處望京華。搔首觚稜感慨加。北極風塵餘蜃氣。西來鞞鼓泣蟲沙。征

抱 經 閣 集

蠻未下樓船勑。奉使虛勞博望槎。羨殺章平諸相國。中書閒坐夕陽斜。

忽報陽侯起素秋。驚濤浩浩接天浮。平原巨浸蛟鼉湧。白日荒城罔兩遊。千里蕭條悲雁戶。萬家昏墊戴魚頭。年來瓠子無人築。怪底汪瀾四溢流。

春明夢後興闌珊。旅食空將劍斂彈。上國煙花秋淡淡。故鄉雲樹路漫漫。秦關有客貂裘敝。燕市何人駿骨寒。時辜碧崖同年寓居都門徙倚江樓愁日暮。西風蕭瑟獨凭闌。

濟川登太白酒樓

蓬來一別三千載。謫仙仙人墮塵海。仙人例好樓。但有名勝便句留。采石磯頭漢陽渡。拂袖徑登樓上頭。仙人例好酒。萬事浮雲非我有。鷗鷺杓盛頗黎春。一杯對月常在手。二水三山偶邀遊。飄泊天津又濟州。人生到處但行樂。有酒便傾銀鑿落。奚必力士之鑿舒州杓。黃河水、天上來、恨不壘麴築糟臺。盡化黃河之水成綠醅。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倒傾三百杯。得失那足櫻胸懷。公號酒中仙。亦傳詩中伯。但有斯樓須此客。才名萬古誰與敵。當

詩

日倚樓頭。一斗百篇數。迄今讀公詩。猶覺酒氣淋漓。勃勃欲從十指出。我讀公詩興飄然。我登公樓意纏綿。公今豈在夜郎天。我來正訪嵇山船。嵇山酒船渺何往。錦袍烏帽空想像。惟有長庚星。前身留精爽。照我豔豔天上朗。我欲舒手攀天閭。招公魂騎赤鳳皇。歸來歸來酒樓傍。臨風爲公酌一觴。酌一觴兮蒲萄醖。安得喚醒吟魂。與我同醉樓頭月。

南池謁杜工部祠

萬里奔行在。風霜白髮吹。蜀關虎狼險。飯顆鳳皇飢。骨肉悲生死。文章哭亂離。沈吟洗兵馬。千載想襟期。

居然比稷契。忠愛寸心丹。每飯懷君國。長歌浩鬱盤。奇詩亂後出。曠代替人難。遙憶微之語。西風一倚闌。

棣花嶺謁明督師史忠正公墓

棣花嶺上花似雪。棣花樹底根似鐵。閣部衣冠何處藏。一坏長伴棣花香。過

抱

經

閣

集

客上塚爭酌酒。如公忠義今未有。生自無媿前身文天祥。死更可對知己左光斗。公昔手磨魯陽戈。四鎮跋扈可奈何。家書一紙餘涕泣。朝中君相猶酣歌。歌罷春鏗燕子曲。孝陵秋風聞鬼哭。烽火夜照江淮天。公擲一身殉殘局。吁嗟乎、劍戟叢中公隕身。馬革未裹殘屍存。何若柴市招魂葬。齒髮猶歸信國墳。一自公騎箕尾不復返。蕪湖片帆帝子遜。可憐半載歌舞斷送錦江山。知公魂魄料應哭殺楝花間。我來墓門披榛入。蒼松百圍夾道立。半空驟捲風雨聲。如聞蜀岡轉戰急。南渡忽忽王氣終。繁華變滅浮雲同。空留二分明月影。長夜炯炯照孤忠。

渡江到潤州

東風一棹廣陵潮。蹴踏魚龍意氣驕。峻嶺南來圍鐵甕。大江東下撼金焦。千年京口餘孤壘。終古濤聲送六朝。莫問英雄舊時事。寄奴宮殿莽蕭蕭。

送陳亮伯同年之安慶

詩

申春浦上落日圓。空江瑟瑟搖暮煙。故人分我清夢去。襖被驟上西風船。江水渺茫江月白。送客請上琵琶絃。風鏗水驛愁判袂。我在鷗側君鷺邊。是時秋波正微湧。雙槳蕩君頗黎天。魚龍背上浩歌發。浪聲併作吟聲傳。扁舟若過江南地。數峯青峭殊可憐。皖公有意迎馬首。煙雲巧畫娥眉妍。山影不落御觴裏。軼事忽憶南唐年。想君此際發豪興。笑倚篷背聳吟肩。我亦蒹蘆動思鄉。海上挂帆心茫然。皖江瓊島雲樹隔。望遠難寄鯉魚箋。離亭尊酒有成約。明歲期君整歸鞭。亮伯期於明春歸均州 泖酌亭畔重把管。從君濯髮吟風泉。

題鄭湛若先生抱琴遺像

四尺枯桐七條玉。老龍坼鱗蛇裂腹。海雪畸人雙琴張。聲聲彈出包胥哭。千彈萬彈總哀音。感念君國悲沈吟。吁嗟海雪琴。即是海雪心。海雪之琴我雖不得見。遺製仿佛猶可尋。海雪生前何不偶。抱琴竟向蠻中走。知音幸遇雲彈孃。翩翩書記僂妙手。未幾賦歸來。閉戶歲月久。著成赤雅書。一編垂

不朽。天風夜泉日摩挲。海雪硯名天風吹夜泉石君合與桐君友。塵海倏忽換滄桑。煤山

龍去宮音亡。先生撫絃長慨慷。攀髯路絕天茫茫。五羊又報煙塵起。南臺興

復事已矣。浩然正氣蟠鬚眉。抱琴甘為君王死。嗚呼海雪堂濺碧血廣陵散

人間絕。三百年來遺像留。抱琴如見幽恨結。幾時尋得綠綺臺。海雪有二琴一名南風一名綠綺臺

爲家展雲中丞所得爲君一鼓生餘哀。靈魂有知應掩泣。騎驄飛下大荒來。

辜碧崖出示黃公度遵憲孝廉同年古體諸作讀

畢題後

丈夫不能典校秘文侍天祿。太乙然藜夜照讀。亦當拄腹文字五千卷。嚼墨一揮三十幅。黃君意氣豪邁倫。赤手徑欲縛麒麟。天才卓犖世無匹。恍惚仙人之入兮。鞭鸞答鳳下凡塵。我知君身有仙骨。我讀君詩果奇絕。似將蜿蜒千尺之游龍。屈作懷中一枝筆。龍之爲靈兮。屈伸變化而莫窮。筆之妙用兮。亦波譎雲詭縱橫出沒而莫測。想當經營慘淡時。胸中奇氣勃勃欲從十指

詩

出。萬象在旁供指揮。提筆四顧天地窄。及其淋漓濡染滿紙。蛟螭僵千人。色沮驚辟易。擲地豈但作金聲。墨池十日猶尙飛辟歷。嗟君才思奇又奇。瓊琚玉珮放厥詞。千古關徑自行。只此巨靈開山斧。卓哉君以隻手持遠遊。忽馳萬里外。乘槎東瀛眼界廓。君會隨何子峨太史出使日本吟徧靖京蝦島間。東瀛從此詩名大。良夜思君路迢迢。夢君魂逐天風飄。細把君詩盥薇讀。光焰萬丈燭斗杓。是時濃雲正滃鬱。隱隱微聞雷聲發。取君之詩入懷不敢吟。竊恐上界六丁空中來攫奪。

抱 經 閣 集

羊城秋試留別諸友

一片名心老未休。看花又作少年遊。文章得失原關命。身世浮沈且泛舟。櫪馬自慙將暮齒。溟鵬正好趁高秋。未知蓬島神仙客。肯借扶搖半刻不。

藥洲九曜石歌

藥洲舊址即今廣東學政署九曜石在署之西齋荒池中今祇八石一石在藩司署

媧皇補天東南塌。洪爐煨鍊臙奇石。盤古尙留斧鑿痕。雨洗霞蒸土花碧。石

抱 經 閣 集

兮石兮、爾石之狀未能一一摹。爾石之數恰從三三積。爨扈有若九鼎蹲。壺中九華非爾敵。我聞乾元用九純陽包。厥象爲石剛不撓。此石母亦鍾陽德。生成奇數符乾爻。又聞河圖載九排次第。此石攢列疑有意。想自大極定三才。早按河圖九宮位。我又疑斯石名以九曜傳。誰錫嘉號應珠躔。得非瑤樞九星偶墜地。光芒勃鬱不上天。罡風一吹化爲石。埋沒塵坳幾千年。幾千年來沒塵坳。何人徙置南漢苑。南漢忽忽霸圖收。九石無恙巍然留。惜哉九石祇有八。方伯官廨存其一。譬如帝廷九官數未全。又如香山九老人尙缺。吾思神劍會合終有期。奈何斯石轉難必。猶憶昔年翁覃溪。持節視學天南垂。欲返楚弓事不果。但摹妙墨嵌壁左。藩署所存一石有米元章書藥洲二字乾隆間覃溪視學廣東欲移其石于學署方伯某不許但摹元章所書藥洲兩字嵌于西齋左壁覃溪去後歲月馳。八百依然臥荒池。一石終離不復合。徒令好古心嗚咽。吁嗟乎、古今世局多變遷。岸亦可谷海可田。萬事過目同雲煙。奚爲戀此石一拳。况聞斯石流傳南漢年。妖妃狎客恣流連。降王執梃一去不復返。亡國之物何足珍。自古物以人重始不賤。曷不觀彼南海神祠。巍巍韓碑

石一片。

君不見五首爲儋臨客匪構亂作

君不見，白石山頭梟獍營巢穴。和舍市中狼豕紛成列。妖旗飄飄半空揭。

客匪出沒如飛鷁。腰跨鷓刀白如雪。東邨西邨日流血。愁雲下壓天爲低。百

里蕭條炊煙絕。可憐卓氏家。罹禍尤慘烈。團勇陰通賊。門戶啓扇鑄。鄉鄰

數百齊銜冤。頭顱一一飲白鐵。卓廣文鳳舉偕其弟比部超舉購儋州東岸團勇拒賊旋挈其家避居垵城儋勇與客匪通開門納賊鄉鄰數百人屠其

家者皆死及於難幾度警報來。瓊臺官府鎮日垂筵開。

君不見。儋臨竄羣醜。十室逃亡有八九。弱者盤膝情人扶。穉者嬰妮用襁

負。襁負穉妮嗚咿嚶。只恐賊聞羣駢首。乳哺兒飢。絮塞兒口。願兒無噤得

逃走。道途何纍纍。仿佛喪家狗。鶉衣藍縷面目垢。奔來海口勾升斗。海口

今歲又荒年。一斗米幾錢值千。

君不見，五羊城鐵甲。挑安勇一千何驍驍。短衣窄袖紅抹首。火槍在手劍在

抱 經 閣 集

抱 經 閣 集

腰。樹蠹鳴螺下臨高。紫營離賊百里遙。軍中無事羣遊韜。引弓卻射雙飛
鵬。有時闖入民恣咆哮。攫搏吞噬如虎虓。阿誰敢阻撓。須喫我一刀。月明
夜靜刁斗肅。軍中酣寢民間哭。

君不見、臨高城南吹鼓角。我軍齊向賊營撲。賊半嬰戰半埋伏。霎時伏起忽
突圍。我軍槍折旗爲仆。莽莽平原。蕭蕭荒谷。壯士戰死。血流滲漉。烏生八

九子。飛來啄人肉。側聞陳守戎。陳守備秀
光瓊山人殉死禍尤酷。斷頭將軍甘就戮。寸

鬱至死身不辱。仿佛鬼雄魂魄求其屍。夜深還聞鬪屢哭。竄深林屬何人。依

然匍匐歸營。苟全七尺身。謂中軍遊
擊滕某

君不見、鄭鎮軍、英名赫赫播海隅。面長一尺貌偉如。膽大似斗腰圍纒。臨

陣愛騎生馬駒。笑執鞭筆笞獠奴。貔貅五千人。電激而霆驅。屯營數月久。

未將鯨鯢屠。忽聞一戰馳捷書。客匪老幼。纍纍已就俘。驍賊悍酋仍竄遁。

伏身嶺門逃天誅。嶺門之外
皆黎洞地禽未全。獮草未薙。屯昌萬家又聞狼虎噬。光緒五年
官軍自臨

高凱旋十一月客匪
又由嶺門出劫屯昌

詩

對月

悄然明月穿牖來相窺。似欲招我出書帷。我亦門看明仰頭。忽覺奇想發。
 吾想五洲同一大地球。生齒環居四圍周。明月亦一地球耳。荆言特從西人
 起。西人抽鏡窺圓靈。遠見火山煙燄生。更將青天明月印一紙。仿佛中有山
 河城闕形。西人用印相之法印月月中人物應無數。豈但四萬八千戶。一輪西沒旋東生。
 彼中人物。豈曾知有升降苦。譬猶五洲大地四遊行。居人不覺各安處。此時
 地球上。我望明月明。安見月中人。今夕不同情。遙知月地上人分界。彼此
 相望。各挂四十八萬餘里外。天有九重第一重月輪天距地四十八萬里

望虎門寨弔關忠節公及陳都督父子

有引

關忠節名天培官廣東水師提督駐虎門道光辛丑英人因和約未成仍
 犯虎門公鑿戰三日制某擁兵不救遂殉難死其先一年死事則有陳都
 督父子都督名連陞以三江協鎮調守沙角礮臺甫至請兵餉火藥制府

不許知必敗。遣長子舉鵬齋印。剖回寨。舉鵬不忍去。并及于難時。庚子季冬望日也。今虎門寨有忠節專祠。祀陳都督父子。

抱

經

關

集

天明失險走巨鼈。鼉鼉跋浪陰風號。毒蚊腥蜃擁左右。聲拂海水氣何豪。關侯矯矯萬人傑。膽大似斗肝似鐵。左手麾帥旗。右手提將鉞。狂呼殺賊眦欲裂。格鬥三日風蕭蕭。寶刀誓飲樓蘭血。將軍方欲斬樓蘭。疆吏但思和呼韓。乞糧不支兵不與。擁師惟作壁上觀。莽莽虎門山。鼓聲聲盡死。浩浩虎門海。火輪飛電駛。忽驚辟歷一聲。穿海破山來。萬人飛血化海水。哀哉將軍身死矣。將軍死矣夷人喜。更聞沙角戰。夷人勢披猖。陳家父子死堂堂。冤雲上蔽天無光。陳家父子素忠勇。調守沙角孤軍擁。孤軍徒擁可奈何。大府齟齬掣肘多。軍需不給那能戰。誓以殘軀委灰燼。番舶如山馳騰。公當一面扼其衝。公扼其衝賊反逼。怒張須髯豎如戟。仗劍呼兒付虎符。兒不忍去同殉國。兒兮死孝公死忠。父子轟烈光史冊。嗚呼。儒帥幕府開。大將忠骨埋。當日覆轍羌堪哀。君不見。關將軍。陳都督。金戈鐵馬負將才。可憐無屍

詩

三九

裹烏革。巨礮一震身飛灰。守寨老兵至今淚如霰。回首往事增徘徊。年來小劫轉眼逝。重洋鎖鑰多廢置。火輪如飛入珠江。未立議和以前夷船不得入省河九京有靈應隕涕。遙知素車白馬往來虎門潮。千年瀕海餘怒猶未銷。

三將軍歌有引

三將軍者江南提督陳忠愍公化成壽春總兵王剛節公錫朋定海總兵葛壯節公雲飛也道光庚子辛丑間英夷犯浙江三將軍皆刀戰死之

陳將軍

陳將軍。身長八尺勇絕倫。少小跟隨李忠毅。諱長庚同安人官福水師提督以討橫海寇死蔡牽難追封壯烈伯諡忠毅戈鯨島追游魂。將軍生具虎頭相。偏裨積功至大將。出鎮金門島帳海疆一且飛狼烽。有詔將軍趨吳淞。擁兵鎮守蛟龍宮。甘苦樂與士卒同。甘苦同士卒。軍中呼陳佛。陳佛性仁慈。陳佛氣英烈。初聞定海陷。繼聞乍浦失。髮欲

上衝皆欲裂。寶刀誓飲樓蘭血。海風捲。火船來。吳淞口。戰鼓催。番艦鬼奴
殺聲轟若雷。將軍色不動。堅守西礮臺。礮火光中大呼麾。下壯士戰。肝膽意
氣何雄哉。自卯接戰已不止。百萬火龍鬥江水。東礮臺。兵驚奔。衆軍失援
難圖存。援失勢。戰愈力。將軍誓以身殉國。霎時血歆紅潮生。毅魄九原思
殺賊。嗚呼將軍爲國死封疆。萬民雨泣將軍亡。當日載屍蘆葦藏。十日殞殮
屍猶香。回憶未戰時。將軍居戎幕私向偏校語。此行福不薄。詰朝破虜旌戰
功。否則轟烈一死姓名留寰中。乃知將軍平日已甘捐一死。力殉沙場報天
子。安得防邊將帥人人盡如此。

王將軍

宣宗御極廿一載。島夷再謀窺定海。將軍身率壽春兵。九安門外堅壁待。是
時定海鎮。葛公名雲飛。駐曉峯嶺摩牙旗。復有處州鎮。鄭公名國鴻。守竹
山門當賊衝。曉峯竹山距密邇。相距大約十餘里。分扼險隘爲角犄。帳下羸
卒數千耳。彼虜跳踉來九安。我師營壘堅且完。天驕氣沮忽返旆。巨礮雷轟

詩

抱 經 閣 集

攻竹山。竹山旣傾頽。九峯亦崩陷。風雲慘淡海色昏。長鯨張牙吐妖燄。將軍聞警飛騎馳。急帥偏師解重圍。援兵兼程至。事已不可爲。葛公鄼公相繼塗肝腦。可憐馬革包裹殘屍遺。此時將軍孤掌立。此時兇夷益蝟集。將軍棄馬拔短刀。磨帳下兒百數十。奮擊千酋頑。征袍血痕溼。畢竟夷勢強悍我勢孤。寸磔將軍無完膚。將軍碎身成大節。何讓睢陽之齒常山舌。我思將軍少從征。天山月窟馳威名。中間平獠盪蠻寇。匹馬尺劍刺鯨鯨。將軍桓桓忠且壯。堪建旗鼓爲大將。不幸營門將星沈。九重聞報震悼深。吁嗟乎。九重震悼泣如雨。邊疆佗日聞鼙鼓。安得虎臣躡蹻重禦侮。

葛將軍

葛侯人世飛將軍。暗呼叱咤驅風雲。天生忠勇超凡倫。跳盪沙場立殊勳。道光廿一年。西夷犯定海。孤城若壘卵。岌岌勢危殆。將軍出守竹山門。鐵礮轟擊天驕魂。天驕陸梁卒難戢。番船有如蟻蟻屯。彼此苦相持。天雨浹半月。將軍足踏鐵齒鞞。行靈濠中撫士卒。士卒感奮願効死。鏖戰誓將兇夷

獻鬻。兇夷益怒羣磨戈。彼衆我寡可奈何。將軍親率健兒人三百。雄心欲剽千
 蛟鼉。寶刀拔鞘寒銑逼。英吉利 頭目官生斫夷酋安突得。頭顱墜地刀爲折。復拔
 佩刀呼殺賊。可憐將軍國虎臣。臨危赴敵不顧身。衝突欲陷陣中堅。賊忽攢
 刃環陣前。長刃當頭劈公面。半面劈去愈力戰。霎時飛礮穿公胸。我軍慟哭
 淚如霏。義勇徐保何堂堂。夜跡公屍來沙場。陰雨微霽殘月照。突見公屍立
 不僵。屍如鐵立倚崖石。半面淋漓血滲滴。一目睽睽怒欲瞪。兩手握刀猶未
 釋。吁嗟乎。定海告變妖氣纏。猿鶴沙蟲紛可憐。大帥援兵隔江列。眼見將
 軍血戰歿。轉瞬寧波招寶齊傾頽。噬臍已及悔莫追。同一塗肝腦。未免損國
 威。曷若將軍一死。姓名轟烈千秋垂。

聞越南警

越南屬國古山川。破碎如斯亦可憐。窮海鯨鯢爭跋浪。中朝貔虎正防邊。
詔愼督岑公屯 兵防堵邊境元戎北闕新持節。諸將南荒盡控弦。傳說郵支方拒漢。
聞法人與 官軍開仗腰間幾度拂龍淵。

詩

天驕一嘯渡南溟。火礮轟空辟歷驚。猿鶴骨埋河內壘。鸛鵝聲亂諒山營。樓
蘭早蓄吞舟志。驃騎猶存破虜兵。萬里芻糧齋不易。亟驅妖豸靖邊庭。

聞道交州虎豹叢。舊時劉毅目英雄。

劉淵亭軍門名永福時爲越南三宣提督

牙旗玉帳諸軍督。鐵馬

金戈上將風。苦戰要爭紅海利。奇兵連破黑山戎。接邊不少封疆帥。孰建將軍赫赫功。

林和靖先生畫像硯拓本歌爲葉更端起明府

孤山之樛根如鐵。孤山之鶴白如雪。和靖先生妻。棣子鶴之外無長物。惟餘

片石摩沙老歲月。石兮石兮硯材奇。乃是殿直丁君之所貽。

硯左刻和靖銘詞。併硯爲丁殿直所贈

硯陰刻畫像。硯左鐫銘詞。我雖未見和靖硯。披圖仿佛神遇之。吁嗟乎、文

山王帶生。疊山下卦硯。同是忠臣石一片。倉皇草檄兵戈間。淚和墨灑淋

漓徧。何若斯硯得清閒。鸚眼不曾看世變。揮毫細寫棣花詩。寒香應向

墨池濺。棣花開落春復春。逋仙蛻骨西湖濱。可憐孤山深處。棣枯鶴亦渺。

斯硯幸未化灰塵。七百年來飄零火。偶伴青連作石友。國初硯在富平李天生先生所寶物聚散雲烟同。展轉忽落葉君手。葉君疑是古連仙。半生冷抱煤花眠。君悼亡後不再娶孤高堪與硯為侶。硯若有靈硯應許。斯硯銘刻本模糊。斯硯榻本猶堪舉。一紙更向聖湖寄。湖山千古增韻事。我撫斯榻重沈吟。如見仙逋一片心。斯硯不草封禪藁。故應聲價重球琳。

白鳴鐘

有引

泰西白鳴鐘仿於四百年前為意大利人曼里婁所造蓋機器所發端也初曼氏見縣鐘於室擺搖不定因悟以擺為鐘可定時刻遂制輪軸設機關以鋼條屈盤使開張之力引動其擺計軸轉輪移往返一次則閱一秒輪共六十四齒每次放輪一齒外旋小鍼鍼一周為一分以定時刻

琤琤璫璫清響發。朝朝暮暮候無失。不煩擊撞自然鳴。曼氏里婁製造精。鐘自鳴、巧乃爾、外規露輪郭。內軸藏經緯。鋼條屈盤轉、輪駛長短綴一索。遲

詩

速凭兩錘。配以斜鍼應璇機。周行晝夜十二時。我聞五羊城。有古銅滴漏。置之拱北樓。用以規刻候。此更巧製勝銅壺。尺寸之間氣候俱。鐘聲按候鯨吼振。消息潛與葭管符。吁嗟乎。景陽逸韻傳。長樂新音作。無非歌舞場中。卜夜長飲行宴樂。吾欲攜此置小閣。分陰寸晷細測度。聞聲瞿然發深省。警聵振聾比木鐸。

鐵路火輪車

有引

泰西有鐵路以行火輪車其式先將路築平兩旁各置巨木木上釘凸形鐵條使與車輪凹槽相合若逗筍然車行其上迅疾無滯火車之制車上直臥一大鐵筒前設烟筒後設蒸氣桶左右有筒管通蒸氣桶內上半蓄水下爲火門以火煮水水沸蒸氣由左右二管貫入各小管激輪而行一點鐘可行二百里數十車銜尾而進勢若電掣雷馳力大而遠西人多藉此以運貨物齎軍糧云

抱 經 閣 集

火車興、鐵輪鑄。鍊鐵條、鋪鐵路。鐵車轍成堅且固。西國鬼工力絀黷。直欲開鑿鴻荒以還。大章豎亥所未步。鞭石填海蛟螭驚。導牛開山雷霆怒。填海開山成奇功。一條鐵路水陸通。險巇盡化爲平坦。但有康莊無蠶叢。火車迭來往。厥壯何穹窿。一車雷動百車從。轟聲撼地煙迷空。初疑雷部六丁下塵界。驅辟歷車來天外。電掣而霆馳。揮鞭逐妖怪。轉疑赤帝祝融下大荒。燭龍驂駕火車忙。張口吐煙燭。烈烈燒天閭。奇哉火車孰創始。飛行鐵路快無比。不煩鍼指南。不煩鼓記里。不侈穆王八駿能馳驅。不慕奇肱飛車善奔駛。但覺鐵輪旋磨不暫停。盈耳風聲火聲雜雷聲。水村山郭瞥眼過。頃刻可行萬里程。噫嘻、我朝若仿火車制。徧開鐵路通邊地。商賈操奇贏。販運尤便利。一旦兵變豺狼嗥。迅齋軍糧資接濟。往返曾未浹半旬。何至曠歲經年。動憂驢馬多倒斃。君不見、普魯士戰法蘭西。精兵百萬屯熊罷。火車轉餉鐵路速。一時士飽馬騰芻糧足。見王韜普法戰紀

火輪船 有引

詩

火輪船始乾隆末年蘇格蘭人塞明頓嘗造小輪船一具於湖間載客往來以爲遊戲惟機器未善尋廢彼時美國有富拉頓者在法國巴黎京城興造輪船法主拿破倫稱之旋以駛行未速亦廢而富氏心益堅措資返國又於紐約克地製輪船一具數年竣入水試駛至中流忽停止富氏察其弊所在改修乃行船制上豎大鐵筒以通煙氣下設蒸釜蒸氣桶蒸氣管諸機器蒸釜被火灼水沸其蒸氣即由氣筒透入氣管鼓輪旋轉每一點鐘可行六十里輪有明暗之別明以行江暗以行海有在旁者有在尾者有藏底不見者製異而用則一也

昔聞祖冲之。創造千里船。未有雙輪鼓盪駛而前。又聞王彥恢。四輪戰艦製。尙無火船之名標新異。偉哉火輪舟。歐邏奏技奇。全凭水火二氣巧設施。火騰水爲沸。力能挾舟走。機器之奇。從古未曾有。浮浮瀟瀟銀濤生。蹩蹩黹黹黑煙騰。歷歷轉轉鐵輪轉。碎碎磕磕雷鳴。何處碧眼虬須客。御風而行挂帆席。以輕馭重重者輕。駛行千里只頃刻。我思周易既濟水火交。特

將曳輪一言繫卦爻。乃知西國輪船誇創作。上古聖人早已啓其鑰。年來海外駛火輪。鯁生問渡瓊瀛濱。一念春秋不乘楚車義。默默無語獨自生慙媿。

電報

有引

西人製電機以通音信名曰電報其法以頗黎作室聚電氣於中而以銅線達之各處雖數千里之遠頃刻可至其銅綫水陸均可施用於陸則排木柱相距畧遠而繫鐵練於其上以爲聯絡於水則以鐵鍊攪成巨索外裹樹膠沈之海底至電報作字之法或設銅版爲几上有鐵筆可使運行鑿字於紙紙浸藥水電氣過則藥紙色變字跡遂顯此意大利人憂色利所造也或設秘機如方櫃上有活字印板電氣行則活字板應機而出印於紙上一時許可傳至五千言此又美利堅人郝氏所造也或用鍼盤指字盤面周列洋文二十四字母盤心復設鐵鍼隨其鍼之所指集字以成句然最便捷者莫如郝氏之所造今多遵用之

詩

抱

經

閣

集

頗黎室。透玲瓏。聚電火。光熊熊。紅銷列缺資陶鎔。鍛鍊銅綫傳音疾。陸路木柱先排設。由陸達諸海。沈之鱷鼉窟。絡以鐵鍊裹以膠。豈畏蛟龍暗吞獻齧。絲牽繩引接復連。不知穿過龍堂貝闕路幾千。空中隱隱忽聞奇響作。知是電音遠從天邊落。吾聞東西洋。波濤浩蕩蕩。遼絕五萬里。水道阻且長。維犬無由渡。衡雁不能翔。是誰竟竊雷霆力。飛遞電音只頃刻。朝發歐邏州。暮抵支那國。西人稱中國其音爲支那二字一切軍務與商情。皆從綫上探消息。嗚呼電報之製奇又奇。豈惟迅傳軍務商情來邊陲。我欲請諸碧眼虬須客。貢之雙鳳闕前丹堦側。萬縷千條分布九州各疆域。將使山陬海澨民隱澈楓宸。不待鄭俠監門繪流民。

煤氣燈

有引

煤氣燈卽西人之地火也其法掘地至深爲土窟以鐵圍之廣畝許高與樓齊外以鐵柱爲架作八角式內設機器一如輪船左有煙櫃大如十石

抱 經 閣 集

缸高十丈有奇。旁屋數椽。中儲琉璃燼煤等物。內有火門。直透火窟。洪爐一燎。風輪迅鼓。逼煙貫入鐵管。管長丈餘。斷處鑄鉛彌隙。埋於土中。聯接綿亘數里。不絕。雖隔河小港。曲折上下。皆可達。其出火處。咸立一中空鐵柱。火煙由鐵管透上鐵柱。即成煤鏡。罩以六角。頗黎照耀如白晝。富貴家或多至數十盞者。一室通明天曙始熄。

聚煤氣。爨煤鏡。吐綠燭。光熒熒。罩以六角。頗黎。四面更瓏玲。夜深登高聳遠目。但見歷亂錯落萬點如繁星。我觀煤氣鏡。製作亦巧極。掘地爲火窟。深至百餘尺。上有煙櫃。突肩十丈高。下有鐵管。繇巨數里遙。有如繩牽藤引。相連勢不絕。隔河小港。曲折皆可達。鐵管埋處。穴上通。植以鐵柱。中虛空。風輪迅鼓。煙入管。飛挂鐵柱。鐙搖紅。一柱一鐙。街衢燿。萬柱齊然。光四照。照見樓臺萬家。分外倍光明。引得寶馬香車往來人不少。更有象富家。不惜糜金錢。煤鏡買百盞。徹夜空中懸。徧照堂階內外。光彩奪人。目渾疑鐵樹。開花爭鮮妍。吁嗟乎。糠可然。帶可續。囊螢木枯。光可燭。鑿壁鄰家。胡局促。

詩

五一

偷能校書天祿閣。自有太乙吹藜來照讀。視章巒坡歸直廬。亦有御前撒賜金蓮光標煜。縱使煤燈巧奪銀蟾輝。終不丐爾餘光分照讀書幃。

輕氣球

有引

西人以綢綾作輕氣球內藏煙燭乘其氣以上能至二萬數千尺之高惟所至何處則一任風氣所使不能自主今西人縑爲研究不拘駛往何處俱可如我之意果能游行自在乘此以往萬里不過一日之程勝火船火車多矣

肩不必拍僂倭子。袖不必挹浮邱公。手不必鞭鸞而啓鳳。身不必驂虬而駕龍。但乘輕氣球便可排天風。飄飄遠引凌虛空。凌虛直上二萬數千尺。白日飛昇只頃刻。試撥雲霧觀青天。星斗當頭近可摘。天門蕩蕩八扇扃。何處尋路入青冥。織女支機難相贈。帝所鈞天無由聽。不如御氣球且向空中行。疾驅快駛如我意。南北東西任縱橫。噫吁嚱。水有火輪船。航海日千里。陸

有火輪車。鐵路迅飛駛。此竟非舟與非車。亦不行陸與行水。煙燭一鼓氣上升。飛騰自在太虛裏。萬里雲路一日遊。火船火車何足擬。丈夫意氣洒落超然脫塵韉。曷不乘此翱翔橫睥窮八荒。

遠鏡

有引

西人窺天之器曰遠鏡厚十五寸許光力小者放大百倍光力極大者放二千倍鏡筒重五十觔置於架架上俱設輪機如欲去此就彼一手可轉移也引鏡窺日其輪面常有黑子旋轉如磨月如小地球中有火山煙燭騰起金星於周歲中如月之有盈虧又有一星如圭形長三百首尾各穿一孔雲漢之際仰見繁星滿布歷歷可數乃知銀河秋朗皆星光攢簇聚成一片故有斯形耳

我不知日星之天高幾許。但聞月輪天最卑。下離地球已有四十八萬里。三光迭隱見。運行太虛裏。自非仰攀闔闔遊太清。孰能洞見真形體。西人製

詩

抱 經 閣 集

造侔化工。窺天會有五尺筩。抽筩出鏡光玲瓏。竟從四十八萬里外窺鴻濛。
 鴻濛高且遠。引鏡照能見。目力窮秋毫。幽隱皆畢見。能見日光不射紅黑
 子。一丸轉輪面。能見月中火山高煙燭。飛騰罡風燭。鏡中窺星更分明。金
 星似月時虧盈。別有圭星色正白。首尾兩孔長二尺。即如碧落秋宵挂銀
 潢。亦是繁星攢簇聚成一片光。豈有河漢之水天上流汪洋。吁嗟乎。遠鏡之
 巧古無匹。上窺天象有如指上螺紋列。洩盡造化機緘秘。誰不詫鏡歎奇
 絕。我撫斯鏡轉沉吟。但能照天象不能照人心。曷若至人心鏡常在握。萬里
 民隱皆洞燭。

女士司

女士司。秦良玉。巾幗將軍擁戎纛。一旅勤王夾巴蜀。桃花馬。白桿兵。勦流
 賊。請長纓。平臺召對旌戰績。孀婦承恩誓報國。馬上忽忽促我裝。刀爲君
 王捍邊防。女士司。乃有此羞殺鬚眉好男子。左甯南。非英雄。九江一役名

節掃。曷若巾幗將軍勇而忠。

急水門

抱經閣集
滄海浩無垠。到此勢一束。巖巖生雲根。屹如雙闔闢。七洲鎖鑰牢。重洋要隘握。澤國有金湯。一門關全局。門外波不揚。細流鞞紋蹙。門內浪橫飛。轟聲震鱗屋。百靈驅萬怪。鞭撻排山嶽。六龍戰九鯤。蹴踏翻地軸。我乘番艦來。雙輪轉轉輾。箕簸盤渦閉。左顛右復仆。一線龍鬣脊。隱隱水中伏。舟師認分明。罔敢輕抵觸。從容振柁行。盤旋出回沓。一葦徑飛渡。不唱空侯曲。回首望海門。驚濤尙飛撲。集手難迴瀾。搔首空躑躅。

夜過七洲洋

四顧茫茫此七洲。魚龍夜睡海天秋。還鄉客夢隨輪駛。盈耳濤聲拍枕流。天地吟身餘尺劍。江湖老病託孤舟。好將浩蕩鯤溟水。洗盡塵襟萬斛愁。

詩

五五

詩

幽居

五六

近傍鷗鄉接鷺汀。幽居野趣足平生。三間破屋尙無尙。大興布衣家貧好學一卷新詩丁

鈍丁。錢唐布衣嗜金石善詩老賸吟身情抗髒。狂邀明月醉銘甌。年來一事堪惆悵。歲月

催人鬢髮星。



中華民國二十年八月出版

廿六年九月廿六日

全書一冊

定價大洋六角

著者 馮驥聲

校訂者 王堯雲

出版者 瓊州海口 海南書局

發行者 海口府城 海南書局

廣州開智書局

分售處 香港華新書局

國內南洋 各大書局

海 南 書 局 印 行

名 賢 傑 作

大 學 術 叢 刊

正統其時... 海 南 書 局 印 行

▲丘 濬 著 年 錄 卷 之 一 二 三 四 五

▲黃 世 壽 著 年 錄 卷 之 一 二 三 四 五

▲樂 勳 著 年 錄 卷 之 一 二 三 四 五

▲陳 其 著 年 錄 卷 之 一 二 三 四 五

▲中 秘 遺 稿 卷 之 一 二 三 四 五

▲錢 謙 著 年 錄 卷 之 一 二 三 四 五

▲吳 大 澂 著 年 錄 卷 之 一 二 三 四 五

▲王 承 烈 著 年 錄 卷 之 一 二 三 四 五

▲林 滄 興 著 年 錄 卷 之 一 二 三 四 五

▲經 閣 集 卷 之 一 二 三 四 五

上列各書均已出版... 定價六角